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文學類

文學最盛之原因 愛新覺羅氏自太祖肇基東土，至世祖入主中夏，傳□帝，歷二百六□八年，一朝文學之盛，所以能軼明超元，上駕宋唐，追蹤兩漢者，蓋有六大原因焉。一，由於開國之初，創制滿洲文字，譯述漢人典籍，而滿人之文化開。二，由於信任漢人，用范文程之議，特選士於盛京，而漢人之文教行。三，由於入關以後，一時文學大家，不特改任新朝者多明之遺老，即世祖、聖祖兩朝正科所取士，及康熙丙午年博學宏詞科諸人，其人以理學、經學、史學、詩詞、駢散文名家者，亦率為明代所遺，而孫奇逢、顧炎武諸儒隱匿山林，又復勤於撰著，模範後學。四，由於列祖列宗之稽古右文，而聖祖尤聰明天晷，著述宏富，足以丕振儒風。五，由於詔天下設立書院，作育人才。六，由於祕府廣儲書籍，並建七閣分貯，嘉惠士林。有此六原因，是以前古所有之文學，至是而遂極其盛也。

七閣者：文淵在大內，文源在圓明園，文津在熱河，文溯在奉天，文匯在揚州大觀堂，文宗在鎮江金山寺，文瀾在杭州西湖之行宮。

高宗天語典雅

高宗稽古右文，天語典雅。乾隆庚戌四月東巡，遣官祭周尹吉甫墓，並垂問吉甫子孫。途次適南薰徐來，上語侍臣曰：「此即《詩》所謂『穆如清風』也。」

宗潢多嗜文學

宗潢頗多嗜文學者，自紅蘭主人岳端首倡風雅，而問亭將軍博爾都，紫幢居士文昭，曉亭侍郎塞爾赫，臞仙將軍永忠，樗仙將軍書誠，嵩山將軍永憲，遂相繼而起。紫幢從王文簡公士禎遊，辭爵讀書，為士林所重。查編修慎行序其集，稱之曰「宗室高人」。雍正時卒。

八旗文士之開山

賽圖字麟閣，崇德辛巳科目解元。幼貧，嘗爇馬通以讀書，尤好為詩，滿洲文學之開，實自賽始。其同榜舉人鄂貌圖，後官參政，有《北海集》；漢軍卞三元，後官雲貴總督，有《公餘詩草》，皆八旗文字之最先者。至阿什坦，【題名碑作「何錫談」。】為完顏氏苗裔，順治壬辰進士，翻譯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孝經》、《通鑑總論》諸書，聖祖嘗召問經義，稱為我朝大儒。

又侍郎布泰階平襄不由科目出身，克敦實學。侍講德格勒，有學行，與徐文定公元夢同為李文貞公光地所荐。納蘭成文綱齋為文貞高足，與修《周易折中》。遼陽寧完我，天聰初官參將，後閒廢，順治初，起為學士，擢內宏文院大學士，為《明史》副總裁，康熙乙巳卒，諡文毅。三元有《祭少司馬范公文》、《重修盤江鐵橋碑記》，一則規仿昌黎，一則力摹子厚，皆能得其氣息。什坦有《重經史以養人才疏》，冲夷恬淡，簡要不煩，文品尤高。完我有《請立言官疏》，立範運衡，洞明體要。所有均采錄於《八旗文經》也。

蒙古儒士通文藝

敖漢部落，為元太祖第四弟某王裔，其台吉額駙彭楚克林沁，尚簡親王郡主，通文藝，熟習遼、金、元事。嘗與裘文達公曰修談三史，裘為瞠目。高宗呼之曰「敖漢先生」。彭既習漢俗，不樂居本土，典宿衛數□年，卒於京邸。

嚴又陵之文學

海通以來，輸入泰西學說。同、光間，游學歐美之人，日有增益，於是吾國士林，始知今世界所稱文學有廣狹二義，不僅如舊稱文學為孔門四科之一，專就文章博學而言也。廣義則哲學、倫理學、政治學等言之，亦謂之文的科學，侯官嚴又陵觀察復足以當之，即如京師大學所設文科，學科分哲學、文學、歷史學、地理學亦可見之。狹義則與哲學、科學相對峙，專以散文、韻文言之。

楊古醜文學

婁縣楊古醜大令葆光幼承母教，工詩古文辭。同治癸酉，客保定，居蓮池書院，與修《畿輔通志》。光緒時，以縣丞次浙江，旋擢知縣。上官倒屣，僚友折節，皆以其文學也。所著有《蘇龔文詩詞集》，類皆湛然以清，夷然以和，曹子建所謂「儼乎若泰山，勃乎若浮雲」者，其庶幾焉。

石綺湘工文學

粵寇石達開有女，名綺湘，年□九，聰慧工文學，姿態軼塵俗。嘗至綺紅院觀樂，諸女皆失色。院為楊秀清輩蓄妓之所也。洪秀全嘗求為太子妃，達開以福瑱非令主，不允。

或曰，達開初有一子二女，二夭死，存者祇次女筠照耳。金陵下後，年才□七，飄然若仙。達開引兵獨出，筠照日侍秀全，甚愛憐之。及官兵壓城，筠照變服遁走，至錫山為丐婦，人無知其為石氏女者，後竟以寒餓死。好事者葬之於斗門，筠照殆即綺湘也。

文字

漢文之源，始於契書，【如八卦畫。】指事而已。稍後乃有象形。【或同時並起。】不足，繼之以會意，諧聲。猶不足，終之以轉注，借，而六書備矣。指事，象形最單純，謂之文。會意以下四類，乃孳乳相生，謂之字。在於竹帛，謂之書。六書有古文、大小篆之別，然刪除重複，約僅九千餘字。至秦，始變隸書。至漢，又有章草。蓋文化愈進，事物日繁，篆籀書寫，太費日力，不適於用，漸趨簡易，自然之勢也。

唐初，佛經入中土，我國文字遂受小挫。猶幸佛經名詞，終未通用，故漢文得以保留至今。自是歷代通俗杜撰，輾轉附益，字書乃多至四萬餘字。然尋常日用，率不過三四千字而已。

光、宣之交，譯學大昌。好學之士，於漢文之外，分習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諸國之今文，更進而兼習希伯來、希臘、拉丁之古文，以推闡中外古今之物理，而觀其會通。其譯自日本文者，連篇累牘，雖有我國之可替者，亦舍而不用矣。

中外文字之比較

文字孳乳，以西洋為最速，我國為最遲。或即據文字之增加，以考一國文化之進步，似未可據為典要也。我國文字，自蒼頡造字至漢許氏《說文》，其數為九千五百五□三字。此後則歷代皆有增加，至《康熙字典》，僅得四萬二千一百七□四字。以年代計之，則平均所增，歲僅二三字而已。持是以考泰西各國文字，其孳乳之遲速，有不可同日而語者。茲即以英國考之，在□七世紀之末，通用字典僅五千餘字，今則已達四□五萬有奇。其文字孳乳之速，真有令人不可思議者。然謂其為多字之國則可，謂其文字之增加，即為一國文化進步之特徵，似尚有說焉。試即中外文字增加遲速之故而詳考之，知文字多寡，未可與一國之文化為比例也。

夫我國文字，今不過四萬有奇，識者以為少，固矣。然此四萬餘字中，人所習用者，亦惟三四千字。以此三四千字作為文章，意無不達，言無不足，而無周轉缺乏之患，此其故何哉？蓋以我國文字與泰西異，其妙用在能累而成文，及六書之變化，故字少而周於用，與夫泰西之一字一義、一物一名者有間矣。【泰西雖亦有一字數義者，然多見於動字，其他名詞為數甚少。】姑舉一二例以比較之，如一二三四等之數目字，我國由一以至萬，所用之字，去其同者，僅□三字足以代之。若英文則需二□九字，法文則需二□三字，其他各國或倍之，或數倍之，要未如我國字之簡而顯者也。【蓋數目字以我國為最簡，尤以我國為最明瞭。法雖少於英，較英尤拉雜累贅。如曰九□，彼不直曰九□，而曰四二□□。蓋四個二□合為八□，再加□則為九□也。此等文義，在他國人聞之，非精於數學者不能遽辨。】此其一也。又泰西文字，凡一物，則多錫以專名。夫天下萬物本無窮盡，若一一錫以專名，雖數千

萬字，亦有時而窮，殊不若我國之累而成文，用字少而名物多也。茲任舉一字以為喻，如皮毛之「皮」字，在我國則可用作書皮、樹皮、地皮、象皮、羊皮等。即以「皮」字為名詞，而以「書」、「樹」等字為形容詞，字少而義賅。在西洋則皮字為一名詞，書、樹、地、象、羊各為一名詞，而書皮、樹皮、地皮、象皮等又各為一名詞。即以上數詞計之，在我國僅用六字，即皮、書、樹、地、羊、象六字而已。在泰西則需□一字矣。【即皮、書、樹、地、象、羊、書皮、樹皮、地皮、象皮、羊皮。英、法、德皆然。】此又其一也。

匪特此也，英國之形容詞、動詞，或以形容程度之不同，或以動作時候之不同，每字皆有三變體。【動字有時則有四變體、五變體者。】既因時候之不同，復因發言之人及雙單數而各異。如是非之「是」字，在我國，固無論時候之遷移，發言人為誰何，及是否為雙數、單數，概用一「是」字而已。英國一「是」字，則有八體。如be, is, am, was, were, been, are, art。譯義同為一「是」字，乃因時候異，數目異，言者異，於是字之形體，亦因之而異矣。我國雖亦間有此例，如《爾雅》「初哉首基」□六字，皆訓為「始」。然其用則甚寬廣，不以時間數目限制之也。且加以假借、引伸，復不能以一「始」義縛束之也。其他歐西各國，與英國略同，字雖一義，而其因時候、數目、陰陽及發言人種種關係，字形即有若干之變體，德、法較英為尤甚。此雖為泰西各國文字之妙用，然其字數之多，亦其一大原因也。

且我國文人好用古字，故每為文，常搜羅古書中之僻字而用之，以為矜奇。而其所用之字，自皆有本原，人於是皆以為博，曾未敢有以杜撰之字為文者也。泰西則不然，凡一代文豪，一國文章事業即任其操縱，文法、字體，凡出於文豪之改變者，舉國莫不遵之，其他皆非所問，此與我國適成反比例。文字增加遲速之故，與此亦有密切之關係者也。晚近泰西科學昌明，即科學名詞一項，已達二□餘萬字。而此二□餘萬字，譯為我國字，以最通習之數□字，即足以賅之，此人之所習知也。雖曰於譯義容有未盡，然較諸泰西僅錫專名多無意義可尋者，猶有間焉。綜此數例，知泰西文字所以多於我國者，在不知累而成文也。不知累而成文，字數雖多，徒增其煩擾而已。且我國文字之妙用，尤不止此。其精粹盡在六書，六書之體備，文字之用亦備，雖歷百世而不增，亦自無缺乏之患，可斷言也。

滿文

滿洲舊無文字，其始普通用蒙古字為書信，最不便者，即本國之語言，亦必翻譯為蒙古語。太祖雖解蒙古文，通漢文，而部民蒙昧不解。明萬曆己亥二月，太祖因命額爾德尼榜式，【榜式，一作傍什，又作幫實。蕭大亨云，能書者之稱也。有侮慢之者，罰馬一。天聰辛未七月始停止，但稱筆帖式。惟達海、庫爾纏等，仍得稱榜式。國初，內三院滿洲大學士謂之榜式，漢軍大學士亦稱榜式。】及噶蓋札爾克齊製國語，創立滿文。額爾德尼以為難，太祖因諭之曰：「集蒙古字為之，其事不難。例如『阿』下合一『麻』字，非『阿麻』乎？【滿洲語，阿麻，父之義。】『額』字下合一『墨』字，非『額墨』乎？【滿洲語，額墨，母之義。】以蒙古字合滿洲之語音，聯絡成句，即可因文見義矣，吾籌此已悉，汝等試書之，有何不可？」於是遂制國書。

太宗朝，達海榜式【達海所譯有《刑部會典》、《素書》、《三略》、《萬寶全書》，未竟者，《通鑑》、《六韜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三國志》、《大乘經》等。】立字母□二，名曰□二元柱頭，一曰□二字頭。所載與漢文反切相類。【如「墨」為「不黑」，「空」為「溼通」之類。】或一語為一字，或數語為一字，意盡，則以兩點節之。其書左行，與漢反。【文移書疏之制，滿文則自後而前，漢文則自前而後，凡宮殿榜書，率用滿、滿、蒙三體字。】波撇略似漢隸，蓋蒙古字本從隸書變出，而滿書又從蒙古變出，旁加以點，是以仍近漢隸也。【太祖朝之滿文，稱曰無圈點檔案。太宗廟之滿文，稱曰有圈點檔案。】自是音義益詳，亦如籀變小篆，隸變八分，踵事而增，日趨精密矣。

達海，姓覺爾察，九歲通滿、漢文義，弱冠草太祖詔令，奉命翻譯《大明會典》及《素書》與《三略》，太祖稱善。天聰壬申病卒，諡文成。後祭酒阿理瑚請從祀兩廡，韓文懿公荃曰：「海造國書，一藝耳，未合從祀之例。」事遂止。

康熙癸丑四月，諭學士傅達禮：「滿、漢文義照字翻譯，可通用者甚多，後生子弟漸致差謬。爾可將滿語照漢文字彙，發明某字應如何用，某字當某處用，集成一書，使有益於後學。」

聖祖命纂清文鑑

聖祖慮滿文之口傳筆授，或有異同也，乃命別類分門，一一排纂，勒為《清文鑑》一書，以昭法守。

高宗增定清文鑑

高宗以《清文鑑》一書雖已詳審，而惟未及音譯。乃復指授館臣，詳加增定，為部三□有五，子目二百九□有二。每條皆左為清書，右為漢語。清書之左，譯以漢音，用三合切韻。【滿洲、蒙古、漢字為三合。】漢書之右，譯以清書，惟取對音。以清書之聲，多漢字所無，故三合以取之。漢字之聲，則清書所具，故惟用直音也。如開章六字，則用直音，如阿、額、伊、鄂、烏、諤，餘用二字合音，如【納訥、阿額、伊鄂、呢儼、努儒、烏諤。】【納阿】衣、【訥額】衣、【呢伊】衣、【努烏】衣、【儒諤】衣，而輕重緩急，由是分矣。

蒙文

元初施用文字，用漢楷及畏吾字。畏吾，元時西北部名，或作畏吾兒，亦作畏兀兒，亦有作衛兀者，今定為輝和爾，【見《元史·博囉哈雅》及《釋老傳》。博囉哈雅，原作布魯海牙。】即唐之回紇也。簡稱之，直回字耳。故元於國子監學外，有回國學。世祖即位，命國師吐蕃帕克思巴【原作八思巴。】製蒙古新字，字僅千餘，其母凡四□有一，曰察漢脫魯格，其相關紐而成字者，則有韻關之法，其以二合、三合、四合而成字者，則有語韻之法，而大要則以諧聲為宗也。至元己巳，詔頒行於天下。其詔曰：「朕惟字以書言，言以紀事，此古今之通制。我國家肇基朔方，俗尚簡古，未遑制作，凡施用文字，因用漢楷及輝和爾字，以達本朝之言。考諸遼、金及遼方諸國，例各有字。今文治浸興，而字書有關，於制為未備，故特命國師帕克思巴創為蒙古新字，譯寫一切文字，期於順言達事而已。今後凡有璽書頒降者，並用蒙古新字，仍各以其國字副之。」嗣又於州縣各設蒙古字學教授以教習之。

四□一字母中，計元音七，諧音□七，雙音七。其字略如結繩形，書寫之式，與滿文同，皆自上而下，自左而右也。駐防各省之蒙族，百人中鮮有三二諳此者，惟通行於內外蒙古耳。

青海蒙文不常見

蒙文字母四□一中，亦有別，一為蒙古字，一為託忒字。蒙古字通行於漠南北及青海。託忒字則盛行於西域，而亦輪被於青海。故青海蒙文性質，亦非純粹。或言準噶爾字書名「託忒」，唐古忒本作託忒，是蒙古文字與唐古忒本同派異流也。青海盛行唐古忒文，若蒙文，則不常見。蒙人之識本文者蓋寡，惟公牘猶沿用蒙文。二□九旗之內，如和碩特北左翼旗、西右翼中旗等，自旗主以至百姓，竟有目不識丁者。遇有公務，公文由本管盟長處文牘官兼辦，或由青海辦事大臣之繙譯官代辦，文義乖謬，仍藉言語通之。咨部之件，用漢文函達理藩部，飭檔房代辦，一紙文牘，聊以存案。蓋唐古忒文，無論蒙古、番族，人人能通其音，以文字與言語連結為用。通行番語，不能離番文，學習梵經，更不能不偏重番文，其勢然也。蒙民幼時，本文字母尚未熟讀，便授以梵經讀法，久而日用數目等字，亦利用番文而不可改，蒙文荒廢，遂不可問矣。

禁止蒙古行用漢文

內外札薩克、汗王、貝勒、貝子、公、台吉、塔布囊以及蒙古官員閒散人等，遇有稟牘呈詞等件，不得擅用漢文，違者照違制例科罪。其代書之人，交地方官遞解回籍，嚴加管束。若事涉詞訟，代寫漢字者，無論有無串通唆教情事，均按訟棍律治罪。同、光以來，此例漸弛。光緒丙午丁未間，科爾沁親王自赴日本游學，歸而設立學校，且兼課蒙人以漢文矣。

回文

回文與土耳其文同，橫衍右行，有字頭二〇八，分古字母及今字母兩種，西域行之。徙居內地之回族，間亦有解此者。

藏文

藏文，一曰唐古忒文，出於希伯來，與畏兀兒文同。繕寫之法，由左行右。以煙為墨，以竹木削錐為筆。其字母音韻與漢文同，因漢文字母亦釋神珙所傳也。惟漢文音韻，如《字彙》所載為三〇二字，中有兩句係五言，藏文全係四言，故字母僅三〇字。而漢文三〇二字，大半有音無字，假借亦多。藏文皆有音有字，亦無假借。其母音二，父音二〇有八。藏人以佛教為文學，而佛經多用藏文，學喇嘛者必先習之。

西康文

西康番人概習藏文，其傳世之書，佛經之外，醫卜星相及記事、歌唱等書皆有之。惟與漢文不同，語言亦異，語文不通，故政治隔閡，所以難於用夏變夷也。光緒丙午，邊務大臣趙爾豐以裏塘、巴塘之改流也，文告宣布，語言諮詢，必用舌人，舌人不良，行政大有窒礙。遂於丁未春，奏撥經費，委吳嘉謨充學務總辦，選聘川中文士張卜紳出關設立學校，擇番中幼年子女，教以漢語漢文，說禮樂而敦《詩》《書》。初於巴塘、裏塘、河口、鹽井、定鄉、稻城、貢覺嶺興辦。宣統庚戌，推廣於江卡、乍了、察木多、德格、白玉。辛亥，三岩、貢覺、甘孜、絨壩、登科均設學校焉。甫屆三年，巴塘之男女學生已能作數百言之漢文矣。

苗文

苗族種類繁多，亦有文字。間有斫取樹枝，部其修短鉅細，標準一事，以識遺忘者，亦猶漢族上古之結繩紀事也。

貴州永寧州有紅巖，千仞壁立，上有字數〇，人名之曰紅巖之碑。或謂為殷高宗克鬼方時，勒石以紀功者，於是強為之音義而成一銘。然其文似蝌蚪文而非，博古家以為古無是等文字，蓋苗字也。

侏儻在諸苗族中文明程度最高，未被漢族征服時，已有組織政府之能力。其文字自上而下，自左而右。一字一音，有千數百異形之字。書以左手，發音頗類日本語。先名詞，次動詞。不知印刷，書籍皆牛皮臚寫，後亦用紙。所載者則婚嫁、喪祭之禮儀，及占吉凶之法。能讀此書者稱為鬼師，人叩以禍福，但披書三四即為決之。婚喪祭祀，多用鬼師以主其事。用鬼師處漸少，讀書者亦漸減。鬼師常謂人曰：「昔年讀書者多被國王寵用，今無所用，誰復為此！」蓋彼謂讀書遭造物忌，必致絕嗣，殆以讀書為冒險事業也。

瑤人圓印篆文

瑤人在貴定，勤耕種，暇則採藥，沿村行醫。有書名曰《榜簿》珍為祕笈，書皆圓印篆文。

賸書

雲南曲靖府山中有爨人，垢夷之後也，另習一種文字，以字母連合之，謂之賸書。

罷夷字

罷夷字，大約襲爨字而為之。漢時有納垢酋之後阿呵者，為馬龍州人，棄職隱山谷，撰爨字，字如蝌蚪，二年始成。字母一千八百四〇有奇，夷人號為書祖。

麼些文

雲南麼些種人有字，專象形，人則圖人，物則圖物，以為書契。

錢收齋讀書法

錢牧齋極淹貫經史之能，其讀書法，每種各有副本，凡遇字句新奇者，即從副本挾取，粘於正本上格，以便尋覽，供采擷。蓋以正本或宋元精刻，不欲輕用丹黃也。

聖祖好學不倦

聖祖英姿天縱，於書無所不窺，衡石自程，即秦始皇亦無其勤敏，雖老而好學不倦。【當時所灑宸翰，未必皆屬己出，其捉刀者為高江邨士奇，故高於當時最承恩眷。高復物色二人，養於宮中，終其身弗令出外，其後竟殺之以滅口。】

閻百詩多讀書

徐健菴尚書嘗直起居注，聖祖問曰：「古人有言，使功不如使過，此語出何處？」徐不能對，歸以問閻百詩，以百詩多讀書也。百詩謂宋陳良時論有「使功不如使過」題，通篇俱就秦穆公用孟明發揮，應是昔人論此事者，第不知出何書耳。

讀書強記法

張稷若嘗云：強記之法，每讀一書，遇意所好，即筭錄之。錄訖，乃朗誦〇餘遍，黏之壁間。每日必三〇餘段，少亦六七段。揜卷，輒就壁間觀所黏錄，日三五次以為常，務期精熟，一字不遺。黏壁既滿，乃取第一日所黏者投筒中，俟再讀有所錄，補黏其處，隨收隨補，歲無曠日。一年之內，約得千段，數年之後，腹笥自富。

邢懋循讀書用連號法

邢懋循嘗言：其師教之讀書，用連號法。初日誦一紙，次日又誦一紙，並初日所誦誦之。三日，又並初日所誦誦之。如是漸增，至〇一日，乃除去初日所誦，每日皆連誦〇號，誦至一週，遂成〇週，遂成〇週。資稟即中下，已無不爛熟矣。又擬目若干道，書之簽，貯之筒。每日食後，黏〇簽，講說思維，令有條貫。逮作文時，遂可不勞餘力矣。

徐華隱讀書法

錢文端公陳群少嘗請益於徐華隱曰：「何以博耶？」華隱曰：「讀古人文，就其篇中最勝處記之，久乃會通。」後述於朱竹垞，朱曰：「華隱言是也，世安有過目一字不遺者耶？」文端嘗舉以為讀書法。

盧抱經讀書

盧抱經學士文昭勤讀書，未嘗一日廢輟。官中書〇年，及在上書房，與歸田後主講四方書院，凡二〇餘年，雖耄，孳孳無怠。味爽而起，繙閱點勘，朱墨並作。几間&~LNJFC;&~LNMOF;，無置茗碗處。日且冥，甫散步庭中，俄而篝燈如故，至夜半而後即安，祁寒酷暑不稍間。生平食祿賣文，不治生產，僅以蓄書。聞有善本，必借鈔之，一策之間，分別逐寫諸本之乖異，字細而必工。家藏數萬卷，無不手勘。

閔象南手不釋卷

閔世璋，字象南，歙人。晚歲好觀書，每夜漏下三二〇籌，猶手不釋卷。嘗謂人曰：「吾生平不博弈，不美食炫服，不游倡優，無他嗜好也。」居室卑狹，無園亭之娛，坐臥一小室，人每勸其撤材新之。象南曰：「視吾不蔽風雨時何如？且久與之習，如故人，不忍棄也。」

孔某讀圖書集成七遍

康、雍、乾間，翰苑諸人，恃文傲物。袁子才雖雍容風雅，亦卒不能免此。一日，有客不告姓名，力請見，袁令閻人三拒之。已而大疑，因語閻者曰：「客如明日至，可詰其故，並請其書之於紙。」閻者諾。明日，果又至。閻者詰之，不答，曰：「非汝輩所知也。」奉以筆，請書示。客從容袖出一冊，授僕曰：「盡於是矣，希達汝主，予三日後來取。」袁急視之，不覺悚然。蓋冊上分詢百二〇事，盡僻典，〇之八九皆生平所未寓目者。徘徊塔下，苦思良久，僅得二〇條。乃奔告座師尹文端，君亦不能增一字。因折柬盡招詞林諸子，會於督署，萃眾入所得，尚僅五〇條。分檢《圖書集成》，得百條。餘二〇條，無覓處矣。屆期，客至，索卷閱之，笑曰：「袞袞諸公技亦止此耳！」篆筆按條補之，須臾而就。字法蒼勁秀古，不類時家。袁大駭，以呈文端。文端歎賞。因向閻人究客之情狀，閻具對，並曰：「聆其言，乃操山左語者。」遂遍訪山左同僚，始悉為孔林遺脈，《圖書集成》寓目七遍矣。一時翰苑鋒稜，為之大斂。

袁子才看書強記

袁子才自謂幼時記性不佳，故看書必加摘錄，分門別類，以補健忘。閱時既久，積成卷帙，自備作詩文時之類祭，或談論時作中郎枕祕以期人。然晚年於幼時事，輒能津津道之，蓋凡有聞見，無不筆之於冊，披書握管，寒暑無間也。

胡文忠在軍讀書

胡文忠公林翼在軍時，治經史有常課，仿顧亭林讀書法，使人誦，已聽之。日講《通鑑》二葉，《四子書》一葉，事繁則半之，而於《論語》尤反不厭。又嘗教誦耆儒與之上下其議論，旁徵列史，兼及時務。迨病至廢食，猶於風雪中講肄不少休。

曾文正勸人讀七部書

曾文正嘗教後學云：《六經》以外，有不可不熟讀者，凡七部書，曰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莊子》、《說文》、《文選》、《通鑑》、韓文也。蓋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，史學之權輿也；《莊子》，諸子之英華也；《說文》，小學之津梁也；《文選》，辭章之淵藪也。《史》、《漢》時代所限，恐史事尚未全，故以《通鑑》廣之。《文選》駢偶較多，恐真氣或漸漓，故以韓文振之。

吳子登讀西書

吳子登勤於學，時與泰西初通，而喜研究西人算理。見西士，輒詢問，猶自恨未通貫。又年長不及學拼音，因取西書，每字詢得其解，乃取西字而識以華音，積久竟能讀西書。西人謂不識別國之字而能讀其書者，地球之上，惟吳一人而已。吳，南豐人。

汪柳門精熟史漢

汪柳門侍郎鳴鑾自謂於書無所不窺，而《史》、《漢》尤精熟。某學使思有以難之。一日，叩之曰：「《龔定盒集》有『九月猶開窈窕花』之句，窈窕花何物？」汪不能答。學使轉告之曰：「桂也。班書具在，君殆偶爾遺忘耶？」汪大窘。

于晦若博極群書

賀縣于晦若侍郎式枚，為陳蘭甫京卿澧入室弟子。其提督廣東學政時，督部為岑春暄，頗相得。光緒丁未，改學政為提學使，岑即密奏式枚任之。侍郎博極群書，弱冠即為宿儒所畏。是年廣東師範學校校試，樂清高心博廩生時主講是校，出西北輿地題，頗本《新民叢報》之說。侍郎閱之，即曰：「梁卓如言雖如此，然考某書某書尚有異論。」所學原原本本，略無遺滯。岑既內陞郵尚，即奏侍郎內用。岑旋出，侍郎亦不容於內，乃拜考察憲政之命。及慈禧太后崩，謚為孝欽，侍郎疏言「欽」非后謚，歷舉往事為證，詞旨斐雅可喜也。

回人讀阿里卜

《阿里卜》，回書名，回人之讀書者，必始於此。

徐宗瑛集赤壁賦為詩文詞

華亭徐基，字宗瑛，以貢生官訓導。所著有詩文詞，皆集前、後《赤壁賦》，洋洋灑灑數千言，伸之縮之，不出四百餘字之外。卷首有陳文簡公元龍序，集《聖教序》中字，亦如己出。

朱竹垞毛西河之詩文

經師之善詩文者，每以國初朱竹垞、毛西河為言。其實西河非竹垞可比。竹垞文有骨力，卓爾大雅，西河惟善於馳騁耳。竹垞詩淵雅堅厚，取材典則，西河已傷猥雜，氣亦未醇。昔韓昌黎以《孟子》為大醇，《荀子》乃大醇而小疵。邱菽園主政煒燁於竹垞、西河，亦如是云。

葉文敏詩文兼長

葉方謫，字子吉，號初菴，崑山人，官至尚書，謚文敏。嘗評詩云：「無論大篇短章，每首當具有二〇分力量，所謂獅子搏象兔，皆用全力也。」王文簡公少時有句云：「螢火出深碧，池荷聞暗香。」文敏極喜之，取入《獨賞集》。文敏夙著清操，家無餘財，以斯文為己任。詩宗蘇、陸，文宗眉山，生平服膺文簡詩及汪鈍翁文，蓋實兼有二家之長也。

吳改堂工詩文

吳改堂，名燮，吳江人。幼稟奇質，負氣，性耿直，好讀書，能騎射。年〇四，從其父半松大令遊京師，所與交多藏書家，改堂從借歸，目識手鈔，窮日不休。嘗製雙袋，佩於左右腰間，讀書有所得，輒移寫之以投於袋。所為詩文，往往為前輩所驚賞。

孫淵如工詩文

孫淵如，名星衍，能誦全部《文選》，而所撰駢文，絕不摭拾《文選》字句。詩有奇氣。三〇以後，一意研經。袁子才謂淵如逃入考據，蓋不欲以文人自囿也。

黃詩王文

張維屏嘗曰：「漢有建安七子，唐有王、楊、盧、駱四家，余欲選黃仲則詩、王仲瞿文合刻之，題曰乾隆二仲。」

六詩三筆

建寧朱仕玠、仕琇兄弟，皆官教諭。仕琇工古文，師事朱笥河學士筠；仕玠工詩，為沈文愨公德潛所稱賞，閩人譽之為「六詩三筆」。

李氏兄弟之詩文

乾、嘉間，江左之操制舉業，授子弟以衣鉢，取青紫如拾芥者，莫如太倉李氏。李氏兄弟凡五人，曰錫瓚、錫晉、錫鬯、錫珪、錫康，皆登顯第，擢高魁。刊有《映雪齋試牘》，其文皆揣摩風尚，清華流利，漸開道光以後靡靡之風。錫瓚，字柁香，所選《能與集》，與晚年自號蘅塘退士所選之《唐詩三百首》，尤為膾炙人口。其於《三百首》，則自署曰「蘅塘退士」，蓋晚年所輯也。二書皆制舉家之圭臬。《能與集》為小試利器，《唐詩三百首》則試帖雖廢，學者猶吟諷之。然見地故不高，以視沈文愨《古詩源》、阮亭《古今詩選》、曾文正《〇八家詩鈔》，覺卑之無高論矣。然《三百首》一書，至今不廢，得毋取徑不高，便於俗學耶？

張黃黎呂之詩文

嶺南詩文學，推張錦芳、黃丹書、黎簡、呂堅四家。呂最後歿。黃、黎兼工書畫，呂遜之。呂為古文，張、黃、黎亦不能及。堅，字介卿，號石颯，番禺人。為諸生時，李南澗見其詩，奇之，由是得名。性兀岸自異，少所許可。豪於飲，高談雄辯，四座皆驚。家貧甚，然胸次落落，無所介，雖簞瓢屢空，笑傲自若也。大興朱文正公珪蒞粵，粵之名士咸被延接，而石颯與二樵尤見稱許。顧躋躓名場，老而不遇，抑塞磊落之氣，時發之於詩文，幽豔陸離，奇情鬱勃，不肯作一常語。所著《遲刪集》六卷，文亦附焉。世稱二樵生平所至，求詩書畫者日填於門。硯田所入，足以自給。既歿，人得其手蹟，珍逾球璧。以石颯視二樵，境遇之豐富，又或異之，豈造物之忌名特甚耶？二樵，簡字也。

張亨甫詩文甚富

建甯張亨甫孝廉際亮詩文甚富，其自刻者，為《松寥山人初集》、《南來詩錄》、《婁光堂》數種。雲垂濤湧，不可方物。以選拔入都，報罷後，讀書西山，斂才蓄氣，務為函深峻潔之語，體頗近王、孟。一日，攜歌者飲酒樓，或謂曰：「君尚能作豪宕語否？」亨甫大笑，即席為《王郎曲》一章。翼日，又為《眉仙》《秋芙》等行。

朱伯韓工詩文

臨桂朱伯韓觀察琦，嘗從倭文端、唐確慎、李文清諸公游，與聞道學之統。其經術考據，則與曾文正、何子貞、張石洲相切劘。其工詩古文，則與梅伯言、邵位西、張端甫、吳子序、余小頗、陳藝叔、劉椒雲、馮魯川及其鄉人龍翰臣、王少鶴同時各成一家。蓋道光朝魁偉振奇人也。

左文襄不廢詩文

左文襄久在軍中，不廢詩文。章奏文劄緘牘，或友朋酬答，皆取辦於一己。所用書記，供鈔錄而已。晚歲，輯其所作詩文，都為一卷，而署檢曰《盾鼻餘瀟》。

高伯平善詩文

高伯平廩貢均儒，先世為閩人，其祖積為貴州按察使，卒，葬嘉興，遂家焉。六歲而孤，母車孺人教之成立。治經，精聲音訓詁之學，而謹守宋儒家法，不為苟異。文章師桐城方苞，服膺山陽潘四農。訂其文集、詩話若干卷，又手寫姚鼐尺牘刻之。漕督吳文惠公棠欲刻其詩文集，伯平曰：「此不足以辱梨棗也。」

散體文家之分派

國初，散體文以宋舉所選侯方域、魏禧、汪琬三家為最著。方域，字朝宗，號雪苑。禧，字冰叔，號裕齋。琬，字苕文，號鈍庵。琬原本經術，瓣香廬陵，於明，則推重歸太僕。禧與兄祥、弟禮時稱「三魏」，文有理致，而禧筆勢尤雄放，其論事敘事之作，多得史遷遺意。方域初好六朝文，既而步趨史遷，矯變不測。如健鶻摩空，如鯨魚赴壑，雖享年不永，根柢遜於琬、禧，而識解特超，其高才自不可及。同時布衣以文名者，有邵青門長蘅，枕肱經史，力追歸唐，可與雪苑、冰叔抗衡。至遺民之以文名者，則推顧炎武、黃宗羲、陳宏緒、彭士望、王猷定諸人。士大夫以文名者，則推李光地、潘耒、孫枝蔚、朱彝尊、嚴虞惇、姜宸英諸人。中惟虞惇文陶鑄群言，體近廬陵、南豐，彝尊、宸英文善學北宋，餘多不入格。自方苞、劉大櫟繼起，而古文之道乃大明。桐城、陽湖兩派，亦由此起矣。

苞嘗與宸英論行身祈禱，曰：「學行繼程、朱之後，文章介韓、歐之間。」故其論文嚴於義法。今約舉其大指如下：一，非闡道翼教，有關人倫風化，不苟作。二，凡所涉筆，皆有六籍之精華。三，不可入語錄中語、魏晉六朝藻麗俳語、漢賦中板重字法、詩歌中雋語、《南北史》佻巧語。

桐城文派

方苞，字靈皋，世稱望溪先生，以古文專家之學提倡後進。其論文之言曰：「自南宋以來，古文義法不解久矣。吳越間遺老尤放恣，無一雅潔者。」又曰：「言有序，言有物。有序，要矣，有物，尤要，非讀書而明於事理不能也。」一傳為劉大櫟，再傳為姚鼐。

大櫟，字海峰。鼐，字姬傳，世稱惜抱先生。惜抱稟其師傳，覃心冥進，益以所自得，推究闡奧，開闢戶牖，天下翕然推為正宗，世幾有青藍冰水之喻。求學之士，如籩從風，如川赴壑。百餘年來，轉相傳述，徧於東南。由其道而名於文苑者，以數計，可謂盛矣。論者謂望溪之文質，恆以理勝。海峰以才勝，學或不及。惜抱則理與文兼至。三人皆籍桐城，故世稱為桐城派。歷城周書昌為之語曰：「天下之文章，其在桐城乎！」然惜抱之學，師法家法，殆兼有之。惜抱之父世董塢編修範，博聞強識，誦法先儒，與大櫟友善。諸子中尤愛惜抱，每談文，必令侍側。惜抱幼時，即喜親大櫟。客退，輒尚其衣冠談笑為戲。故範授以經學，而復使受古文法於大櫟。瑞金羅有高，新城魯仕驥，均受業於建寧朱仕琇，後乃更事惜抱。惜抱主江寧書院，前後二□年。門下著籍者，以上元梅曾亮、管理、婁縣姚椿、寶山毛嶽生及同邑劉開為著。範之曾孫瑩、同邑方東樹、戴鈞衡皆能傳桐城之學，最近則有蕭穆、吳汝綸。

開年□四，以書謁惜抱，大奇之，因受業於門，得其學。世咸稱其古文，謂望溪、海峰之傳，藉以不隕也。初，開游浙，過某邑，有人候於門，卒然問曰：「君得非桐城劉先生耶？」要至其家，具盛饌。酒半，告以有母，孀且老，守志數□年，欲乞能文者為壽。前夕，夢其父語之曰：「三日，有桐城劉先生過吾門，非其文不能傳爾母，當固請之。」既復與游山，至一古墓所，有碑曰「宋處士劉開墓」，因目之為處士後身。而開亦懼然自失，知己終不能貴顯也。

新城魯氏，傳之其甥陳用光。用光亦受業於惜抱。鄉人化之，多好文章。用光群從，有曰學受，曰溥者。而南豐又有吳嘉賓，皆承魯氏風，私淑於望溪、惜抱，由是江西有桐城之學。

廣西永福呂璜與吳德旋處，璜之鄉人有臨桂朱琦、龍啟瑞、馬平、王拯，皆步趨吳氏、呂，而益求廣其術於梅曾亮，由是廣西有桐城之學。

桐城之文，末流仿效，不免以空疏相尚。湘鄉曾文正、巴陵吳敏樹同起而振之。敏樹不屑奉一先生之言以自隘，卒其所得，與姚氏無一不合。文正自言粗解文章，由姚先生啟之。然尋其聲貌，略不相襲。道不可不一，而學不必盡同。斯言諒哉！

文正古文，熟於陽剛陰柔之旨，極其伸縮變化，鏗訇隱轉，自成清越。劉彥和《文心雕龍·風骨》一篇，固文正所心摹手追者。文正門下有武陵楊彝珍、東湖王定安、武昌張裕釗、桐城吳汝綸、遵義黎庶昌。彝珍、定安肉多於骨，長於用複，而短於使單。裕釗善敘事，而規模不免狹小。汝綸習於問架，其銘詞陶鑄《詩》、《騷》，頗堪繼武。庶昌讀書較多，不囿於法，而範圍較廣。此五人者，雖未能各自樹立，然皆文正入室弟子也。龔、魏之學興，偏霸之才，易飾耳目，求其優游揖讓，不詭於正者，海內不過□數人。推原其故，知於古文中求古文，而於古人為文所從事之書，未嘗肄業及之。況古人與不可傳者俱死，其存者糟粕而已。文正一派，久之或當漸絕矣。

庶昌之言曰：「本朝文體之正，自方始，泊姚而辭始雅潔，傳至文正，乃變化以臻於大。」非阿好之言也。【奉賢訓導周慰曾嘗問南匯張文虎曰：「先生與文正相處久，其論文何以盛推惜抱？」文虎曰：「文正晚年於惜抱文亦不□分滿意矣。」】彝珍及善化孫鼎臣、湘陰郭嵩燾、激浦舒燾、湘潭歐陽勳，亦以姚氏為文家正軌也。

陽湖文派

桐城、陽湖，名為兩派，其實一源。武進錢伯垌受業於劉大櫟，歸而以其師說，誦於友人張惠言、惲敬。二子者，遂棄其聲韻駢儷之學而學古文，號曰「陽湖派」。惠言精研經傳，其學從流而溯源。敬泛濫百家，其學由博以返約。致力不同，而文之澄然而清，秩然有序，質之古人，如一轍也。繼之者有無錫秦瀛、陽湖陸繼輅、宜興吳德旋，德旋又受業於姚鼐。惠言弟子有同邑董士錫，後起者有陽湖吳錕、謝詠芝。

別裁之文派

國初，天門胡承詒著《繹志》一書。「繹志」者，繹己所著也。根柢於諸經，博稽於諸史，旁羅百家，而又折衷於周、程、張、朱之學，自擬其書為徐幹《中論》、顏之推《家訓》。然其精粹奧衍，非二書所及。山陰胡天游銳志學韓，語意奇崛，拔出同時諸人之上。道光時，仁和龔自珍、邵陽魏源縱橫學《國策》，廉悍學《韓非》，頗足補桐城之所未逮。自珍勝於源，而偽體頗多。大抵不由唐、宋，專摹秦、漢者，弊每坐此。故詞勝不如意勝，意勝不如理勝也。至漢學家文，則以戴震、汪中、莊述祖為最善。

駢體文家之正宗

古人之文，本不分駢散。東漢以後，駢文之體格始成，博大昌明，至唐而極。自宋至明，日趨卑靡。國初諸家漸次復古，史學如顧炎武，經學如毛奇齡，皆能為駢儷文。吳江吳兆騫以復社主盟，更善斯體。吳偉業稱兆騫與華亭彭古晉、宜興陳維崧為「江左三鳳凰」。然維崧文導源庾信，才力富健，更在兆騫、古晉之上。又江都吳綺、錢塘章藻功，亦與維崧齊名。而綺才稍弱，藻功欲以新巧勝二家，又遁為別調，故亦遜維崧一籌。惟錢塘吳農祥、益都馮溥，以為與維崧相並。其後繼起者，山陰胡天游為最。天游以博綜之才，出以淵茂，橫絕海內，袁枚師事之。而所造不同，獨其才氣足以聳動一時，故上自公卿，下至市井負販皆重之。所惜俗調偽體，汰除未盡，不免為後人訾議耳。

昭文邵齊燾規樞魏晉，風骨高騫，於綺藻豐縛之中，存簡質清剛之制，一時風氣為之大變。如王太岳之簡潔蒼老，劉星煒之清

轉華妙，吳錫麒之委婉激潔，洪亮吉之寓奇氣於淳樸，孳新意於古音，孫星衍之風骨適上，思至理合，孔廣森之力追初唐，藻采映麗，曾燠之味雋聲永，別具會心，是皆遵循軌範，敷暢厥旨，堪為一代駢文之正宗。故全椒吳肅嘗合袁、邵、劉、孔、吳、曾、孫、洪為駢文八大家。肅之駢文，蓋亦以沈博絕麗稱者。

八家之外，儀徵有阮元，陽湖有劉嗣綰、董基誠、董佑誠，臨川有樂鈞，鎮洋有彭兆蓀，金匱有楊芳燦、楊揆，仁和有查初揆，桐城有劉開，上元有梅曾亮，大興有方履錢，其文皆閩中肆外，典麗肅穆，足以並駕齊驅。武進李兆洛志在通駢散之界，一心復古，所選最精。其自製文，亦多上法東京，力爭崔、蔡，文境尤高。而泗州之傅桐、長沙之周壽昌、秀水之趙銘、湘潭之王闓運、會稽之李慈銘，則皆其後起者也。長沙王先謙因又合孟塗、伯言、二董、彥聞、味琴、苻農、桐孫、王秋、方伯為□家，以繼前八家。□家之文，大率皆氣清體，大率皆氣青體潔，宗尚不出兩漢、六朝、初唐。而悉伯尤詞旨淵雅，體格純淨，直欲近掩洪、孫，遠跨徐、庾。恐伯後，孫同康之精雅，皮錫瑞之疏邕，王先謙之簡潔，亦不愧為一朝之後勁。蓋自乾、嘉以還，駢文體格始正，作者亦始極其盛，若陽湖劉可毅之研《都》鍊《京》，熟精《選》理，亦能樹一幟於諸人之後矣。

黃梨洲論文

黃梨洲撰《明文海》，所閱明人集，幾至二千餘家。如集中首篇桑悅《北都》、《南都》二賦，朱竹垞著《日下舊聞》時，搜討未見，論者稱為一代文章淵藪。其論文有曰：「唐以前句短，唐以後句長；唐以前字華，唐以後字質；唐以前如高山深谷，唐以後如平原曠野。故自唐以後為一大變，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。其所變者，詞而已矣。其所不可變者，雖千古如一日也。」此足以掃近人規撫字句之陋矣。

傅青主不喜宋後文

傅青主不喜宋後之文，嘗曰：「此所謂江南之文也。」於歐陽永叔亦力詆之。嘗書《集古錄》後曰：「此老真不讀書。」

侯朝宗一夕補文

侯朝宗豪邁不羈，以明經累舉於鄉，輒輟罷。明亡不仕，益放意於聲伎。已而悔之，發憤為詩古文，倡韓、歐學於舉世不為之日。嘗遊吳下，將刻集，集中文未脫稿者，一夕補綴立就，人益奇之。

吳慶百草露布

錢塘吳慶百徵君農祥，嘗應李文襄公之芳聘。時文襄以蕩寇功督兩浙，建牙於衢，以扼閩衝。羽葆榮幢，吏從帶弓韉，夾階立，上謁者或不敢仰視。吳至，長揖之。明日，宴於射堂，軍中以鳴鏑射戟侑酒。酒半，文襄離席起，酌金叵羅壽吳，請草露布。吳且飲且口占，授書吏，一坐盡傾。久之辭去，為畫便宜數事，文襄再拜曰：「感君良箴，吾曩者知君不盡，乃以為文士也。」

王崑繩評訂文章練要

大興王崑繩，世稱庵先生。晚年與李剛主師事顏習齋學禮，終日正衣冠，對僕隸，必肅恭。慕漢諸葛武侯、明王文成，而日程、朱為迂闊。常自負有經世學，雅事著作。其《評訂文章練要》一書，時為潁州寧世贊、桐城戴名世所同閱，歛縣程城參正之。蓋以評文之法，評經書及史子集，雖不脫明人積習，然語中肯綮，津逮後學，厥功甚偉。

書分六宗百家。六宗曰《左傳》，曰《孟子》，曰《莊子》，曰《楚辭》曰《戰國策》，曰《史記》。百家之類三：公、穀、管、韓諸家一也，《漢書》以下諸史二也，漢、魏諸名家集三也，六朝而下不與焉。簡練精要，以為規矩準繩，詳而說之，以盡乎文之變。嘗曰：「《六經》者，文之祖。六宗別子為祖，而各立門戶以為宗。百家不能出六宗範圍，六宗不能出《六經》範圍。究之，惟以道為歸而已。」城序其書曰：「每聽先生論文，如淮陰侯登壇，蕭、曹為之屏息。如吳札觀周樂，見微而知清濁。如宣尼贊《易》，盡三極之道，高明廣大而不外乎中庸。」其所評訂文章，遠勝鹿門、月峰諸家矣。

吳山尊選八家四六文鈔

全椒吳山尊肅選《國朝八家四六文鈔》，八家云者：錢塘袁簡齋枚、昭文邵荀慈齊燾、武進劉圃三星煒、曲阜孔昇軒廣森、錢塘吳穀人錫麒、南城曾賓谷燠、陽湖孫淵如星衍、陽湖洪稚存亮吉也。山尊為吳穀人弟子，恪守師說，不敢越雷池一步。其選駢文，藉闡宗風，故去取較隘，人比之為桐城派古文是也。國朝駢文，以山陰胡稚威天游為第一，而江都汪容甫中亦表表者，皆在吳穀人之前，而山尊選本，寧缺不錄，又何疏耶？

穆慶能為駢體文

吳門蔣氏，有小奚奴名穆慶，能為駢體文。一日，許穆堂侍御過其宅，聞鸚鵡吟云：「春日晴和，新鶯百囀。秋風蕭瑟，病蝶孤飛。」絕妙好辭也，穆堂大異之。及詢主人，始知為慶所撰以教鸚鵡者，為之歎賞不置。

姚梅伯擅駢儷文

姚梅伯，名燮，與魏默深、龔定菴、莊劍人同時。才氣學術，足以凌轢魏、龔，蔣非其敵也。著書數□萬言，《駢儷文樞》為最高。死後名不甚彰，當世崇拜魏、龔，而無人知有姚，名位限之耳。

學師誤改御製文

有黠士不禮於學師者，屢戒飾之，佯作驚懼悅服狀。具呈文，請批閱，學師信其誠，為月旦焉，多所竄易，不意所呈皆御製文。士以擅改御撰首告，幾罹不測，乃重賂而寢其事。

李次青好四六文

粵寇亂時，李次青方伯元度接統徽州防軍，以代張文毅公芾。甫三日，軍潰，徽郡失守。曾文正悲甚，奏請擬正軍法，奉旨從寬宥邊。其實文正深愛其才，非果欲殺之也。李謝罪稟有云：「君子原愛人以德，覆之而又培之；宰相有造物之權，知我何殊生我。」文正援筆批其後云：「好四六，好文章，好才情。」

德宗幽思賦

有周易者，嘗隨王文勤公文詔於京邸。文勤常言，德宗文詞斐然可觀，好用成句，操觚弄翰，頗似翰苑中人，蓋得於翁叔平相國之教為多。光緒庚子秋，兩宮西狩，某國駐兵瀛台，有小冊流落市中，周獲之，中有《幽思賦》一首。後半草稿，幾不可辨。皇甫鵬九為尋繹之，不可思擬處，輒從蓋闕。自序有云：「閔予小子，遭家不造，天夭是椽，國步艱難。念并蜂之辛螫，思負羸之恩勤。讒口囁囁，憂心惓惓。母氏聖善，我無令人。鴟毀室兮堪憐，烏瞻屋以誰止？懲前毖後，躋厚踰高。爰為此賦，聊以寫憂。」其辭曰：「獻歲兮發春，義序兮寅賓。感韶華之易逝兮，倏千門萬戶兮迎新。天既付予有家兮，乃遭大投艱於朕身。憫四海之吠逆兮，悲世難之方屯。追孔聖之立德兮，永念予兮沖人。呼昊天以罔極兮，傷我生之不辰。伊余情之信芳兮，椒酒進兮將飲。念椒專佞以慢詔兮，夫安知其不為鳩。既干進以務入兮，宜溷濁以為譖。余以蘭為可恃兮，乃佩之以施紵。羌無言而寡實兮，如寒蟬之口噤。覽椒蘭其若茲兮，矧蕭艾之可任。哀眾芳之蕪穢兮，懲群小之顛類。人之度量相越兮，固各分乎淺深。且夫天地為鑪兮，造化為工。陰陽為炭兮，萬物為銅。鴻鈞鼓盪而布化兮，歷四時而成功。惟陽和之煦物兮，喜春光之融融。聖人體天而為治兮，乃陶鑄夫群蒙。萬物除舊而布新兮，窮則因時而變通。伊列聖之在天兮，陟降在吾左右。薦時物之芬芳兮，奠椒漿兮桂酒。神恍惚其詔語兮，巫咸占之而无咎。躋堯舜而抗行兮，勿步趨夫桀紂。奉先功以照下兮，【此句原本不可辨，細玩之，用《楚辭》成語也。】賴疏附兮先後。苟屈心而抑志兮，奚忍尤而攘詬。伏清白以死直兮，固前王之所厚。荃不察余之中情兮，乃信讒而齊怒。固時俗之工巧兮，余終不改乎此度。時溷俗而嫉賢兮，好賢而蔽惡。孤子吟而泣淚兮，介子忠而立枯。鳳皇在笱兮，雞鶩翔舞。深宮既遠遼而莫叩兮，渺九閩之孰籲。豈余身之憚殃兮，念民彝之攸斁。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，又焉能忍而與之終古。亂曰：心不同兮媒勞，恩不甚兮輕絕。交不忠兮怨長，期不信兮改節。眾口兮鑠金，積毀兮銷骨。命不可說兮，熟知其極？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天地為囚兮，詩書梏

桎。心苑結而不解兮，思蹇蹇而不釋。」全篇幽怨哀豔，變《雅》《離騷》之遺，惟其中有借用《楚辭》原句者。然有此才而遭孝欽后之壓抑，君子悲之矣！

張文襄惡六朝文字

張文襄公最惡六朝文字，謂南北朝乃兵戈分裂道喪文敝之世，效之何為？凡文章無根柢，而號稱六朝駢體，以纖仄拗澀字句強湊成篇者，必黜之。書法不諳筆勢結字，而隸楷雜糅假託包派者，亦然。謂此輩詭異險怪，欺世亂俗，習為愁慘之象，舉世無寧字矣。果不數年，而大亂迭起，文襄之言遂驗。

譚樊壽張文襄文

張文襄開府兩湖，值六□壽辰，時仁和譚復堂大令獻，主武昌經心書院講席，譚壽文逾二千言，竟體不用「之」字，以避文襄名上一字也。文襄亟稱賞之。又文襄七□壽辰，壽文以恩施樊雲門方伯增祥所撰駢文為最長，亦二千餘言，由電報局分日拍發，中有四句云：「不嘉其謀事之智，而責其成事之遲；不諒其生財之難，而責其用財之易。」意謂文襄外任四□餘年，凡所興作，輒遭部臣齟齬故也。文襄以其抉出一生心事，激賞之，擊案大呼曰：「雲門誠可人哉！」雲門又以文襄禁止學界沿用日本名詞，亦敘入，有句云：「如有佳語，不含雞舌而亦香；盡去新詞，不食馬肝為知味。」即指此也。

陳石遺自定文

侯官陳石遺學部衍嘗曰：「生平無韻之文，無慮二三千首。教授京師、武昌各學校，說經之文數百首，論史之文數百首，論文之文百□首。佐幕臺北、武昌，草奏書札數百首。賣文上海□年，壽言數百首，雜報論說各數百首。而少時里居，課經義、治事、詞章於書院者，不數焉。尚有數百首，屬於記載、告語各類。不於吾身尚存，擇其稍雅馴者，都為一集，則前所云二三千首中，流落人間，必復不少。異日有擴拓旁述，謬附知言而代梓之者，則多非吾心所願存。死者雖未有知，而隱隱不甘之情，鬱於天壤，亦何惜不預為之所也。」

制義至本朝而極盛

制義始於宋而昌於明，自洪、永以逮天、崇，三百年中，體凡數變，至本朝而極盛。開國之初，屏除大、崇險詭之習，而出以深雄博大。如熊伯龍、劉克猷，其最著於時者也。康熙後，益軌於正。韓文懿公葵為之宗，桐城二方以古文為時文，允稱極則。外若金壇王氏、宜興儲氏，並堪駘軒焉。雍、乾間之墨藝，則尚排偶，而魄力雄厚，頗難猝辨。擇其醇者，即獨出冠時。若夫嘉慶，則當路諸臣，研覃典籍，士子競援僻簡以希弋獲矣。

制藝之興廢

順治開科，沿明舊制，首場《四書》藝三篇，經藝四篇。次場論一篇，表一道，判五條，試《五經》者並作詔誥。後場策五道。時龔鼎孳方為給事中，請用詩，去策，改用奏疏。不許。定勘試卷例，首嚴弊倖，次簡瑕疵，前場以明理會心不愧先儒者為合式，後場以出入經史條對詳明者為合式，於是得雋之卷，謂之中式。康熙癸卯，停止八股文，減試一場。首場以策，二場以論、表、判。尋以禮部侍郎黃璣疏言不用經書為文，則人將置聖賢之學於不講，恐非朝廷設科取士之深意，請復舊制。許之。乾隆癸酉，高宗命方苞選錄《四書》文以為程式。丙子，移經文於第二場，會試作表一道，鄉試並論去之。尋易表以五言八韻唐律，又於首場增作性理論。【論題初專用《孝經》，後兼以性理、《太極圖說》、《正蒙》命題，而統名之曰「性理論」。】屢頒諭旨，釐正文體，以清真雅正為宗。至王寅而移八韻唐律於第一場，移性理於後場。癸丑，裁性理，而於次場以《五經》並試。其制行之百數□年，固未易也。降至光緒戊戌，德宗詔廢八股文、八韻詩。旋復之。辛丑，改定首場論五篇，二場策五篇，三場經義三篇。乙巳，下詔停科舉，而八股文遂廢。

應試之文，功令所關，精益求精，作者林立，二百數□年來，不勝枚舉。其文體最正者，順治時，熊伯龍、劉克猷雄渾雅健，開風氣之先。康熙時，韓葵精潔古雅，上結主知，天下奉為舉業正軌。桐城方舟，字百川，苞之兄也，亦以文名。葵見其所著，歎曰：「此於三百年作者外，自成一家者也。」後人以其昆季之文，與淳安方絜如文合刊，謂之《三方合稿》。錢塘陳兆崙年□二，為制藝即工，絜如等見之，大加賞異，後果為文章宗匠。桐鄉俞長城論古有識，《四書》文獨闢町畦，所著《可儀堂稿》，句法短峭，削盡膚辭。嘗選古今制藝百二□家，始末王荆公，訖國初諸老，每家各有小序，尤為大觀。至若尤侗、王廣心之作，薰香摘豔，文有賦心，當時稱為「尤王體」者，則稍雜矣。大抵制藝正宗，不外清奇濃淡。淡極則變濃，濃極則變淡，過清則思奇，過奇則思清。消長乘除，亦如漢、宋兩學之互相起伏，要以較而不醇為戒。蓋醇則天下治，較則天下亂，世運文運，息息相通。觀於國初與晚近之制藝，益信而有徵。自停科舉，興學校，改良教育，搜輯教材，於是有教科書及教授書之發現。吾國之文字，又煥然一新，是亦今人所謂進化也。

郭寧玉父子工制藝

郭寧玉，廣濟諸生也，為陳敬中之徒，其制藝有聲於時。嘗東游吳門，吳人得其文，輒傳示家塾，為童子樞本。歸而授徒江上，嘗大會里中兒作文，評甲乙，輒豫決其貴賤壽夭，一時號為「冰鑑」。既久次諸生，稍稍厭苦之，於是謝冠服，以嚮所聞諸師者課厥子。子存會，亦為諸生，又有聲，乃大喜。為里人作慶弔文字，求者無虛日。至，輒濡毫脫稿，無倦容。存會鮮兄弟，而體羸弱善病，課之肅，不中程，輒譙讓，雖親故微諷之，不少貸也。

吳卜臣發憤作制藝

吳之枚，字卜臣，無錫人，世居邑之閭江。少喪父，家貧，年□八，未知書，樵採以養母。會以逋賦為縣吏所辱，或云為諸生則可免，乃發憤讀書。孫祁雍教之作制藝，之枚晝夜苦讀，食止粥一盂，蠶數莖。秦道然聞而餽之食，之枚笑而卻之。

王仲瞿制藝險怪

秀水王仲瞿孝廉墨博學能文，屢入禮闈，皆以制藝涉險怪被黜。嘉慶壬戌會試，次題為「道之以德」一節，文有云「恥者為七情中所不可見之人情，格者為六官中所不能奏之考績」二語，是可知其怪僻矣。

詩學名家之類聚

國初，詩家有聲者，如錢謙益、吳偉業、龔鼎孳為江左三大家，皆承明季之舊。而曹溶詩名亦與鼎孳相駢斬，大抵皆步武何、李也。新城王士禎枕肱唐音，獨嗜神韻，含蓄不盡，意有餘於詩，海內推為正宗，與秀水朱彝尊、宣城施閏章、海寧查慎行、萊陽宋琬所彙刻者，曰《六家詩》。彝尊學富才高，初宗王、孟，其後風骨愈壯，明麗博雅，遂與士禎齊名，時人稱為「朱食多」、「王愛好」。又有「南施北宋」之目，蓋閩章以溫柔敦厚勝，琬以雄健磊落勝也。至商邱宋荦與顏光敏、田虔、王又旦、曹禾、曹貞吉、謝重輝、葉封、汪懋麟，稱「詩中□子」。荦撫吳時，又選江左□五子詩，以提倡風雅。自以為與士禎齊名，而時人未之許也。光敏詩蒼鬱雄高，出入於工部、昌黎之間，於□子中為雅音。虔才力既高，取才復富，其詩別開一徑。自益都趙執信著《談龍錄》，首闢士禎，而山左之詩一變。當是時，詩家著名者，又有申涵光、孫枝蔚之學杜，陳維崧之學韓、蘇，邵長蘅之學杜、蘇，杜詔之學溫、李，查慎行之學蘇、陸，諸錦之學蘇、黃，厲鶚之學陶、謝、王、孟、韋、柳，歧途紛出。慎行之魄力風韻，自足為士禎繼人，固不必惟朱、王之是學也。

厲鶚專摹宋派，而兩浙之詩一變。錢塘袁枚、鉛山蔣士銓、陽湖趙翼號「三大家」。而大江南北之詩，亦無一不變矣。

乾、嘉之際，海內詩人相望，其標宗旨，樹壇坫，爭雄於一時者，有沈德潛、袁枚、翁方綱三家。枚詩主性靈，新奇軼蕩，不守前人矩矱，得名最盛，而其品最下。與之齊名者，為蔣士銓、趙翼。二家詩真率，枚雖卑視之，論者以為氣體尚在其上也。方綱病士禎一派之流為空調，特拈肌理二字，欲以實救虛。然言言徵實，亦非詩家正軌，故其時大宗，不能不推德潛。

當康熙時，吳縣有葉橫山名變者，病詩家之喜摹范、陸，作《原詩》內外篇，以杜為歸，以情境理為宗旨。德潛少從受詩法，

故其詩古體宗漢魏，近體宗盛唐，尤所服膺者為杜。選《古詩源》及三朝《詩別裁集》以標示宗旨，吳下詩人翕然從之。受業者，其初以盛錦、周準、陳樾、顧胎祿為最著。其後則有王鳴盛、王昶、錢大昕、曹仁虎、黃文運、趙文哲、吳泰來之「吳中七子」。七子詩名藉甚，詩傳至日本，日本國相高樞為七律以贈之，人各一章，寄估舶以達，人艷稱之。文哲、泰來後復與法式善同宗士禎，而德潛門下又有褚廷璋、張熙純、畢沅等之繼起。再傳弟子則有武進黃景仁，私淑弟子則有仁和朱彭。乾、嘉以來之詩家，師傳之廣，未有如德潛者。德潛，字確士，長洲人，「歸愚」其自號也。

踵其後而以詩鳴者，大興有舒位，秀水有王曇，昭文有孫原湘，世稱三君。四川有張問陶，常州則黃景仁外，有洪亮吉、楊芳燦、楊揆，江西有曾燠樂鈞，浙中有王又曾、吳錫麒、許宗彥、郭麐，嶺南則有馮敏昌、胡亦常、張錦芳三子，而錦芳又與黃丹書、黎簡、呂堅為嶺南四家，大率皆唐人之是學，未嘗及德潛門。而實受其影響者，其中以位、原湘、簡三家尤為特出。位與原湘皆自昌黎、山谷入杜，而簡則學杜而得其神髓者也。

道光以後之詩派

自道光以至光、宣，詩學又略分兩派。其一派清蒼幽峭，自《古詩□九首》，蘇、李、陶、謝、王、孟、韋、柳以逮賈島、姚合，及宋之陳師道、陳與義、陳傅良、趙師秀、徐照、徐璣、翁卷、嚴羽，元之范梈、揭傒斯，明之鍾惺、譚元春之倫，洗鍊而鎔鑄之。體會淵微，出以精思健筆。蘄水陳太初《簡學齋詩存》四卷，《白石山館手稿》一卷，字皆人人能識之字，句皆人人能造之句，及積字成句，積句成韻，積韻成章，遂無前人已言之意，已寫之景，又皆後人欲言之意；欲寫之景。當時嗣響，頗乏其人。魏默深源之《清夜齋稿》，稍足羽翼。而才氣所溢，時出入於他派。此一派以鄭孝胥為魁壘，其源合也。而五言佐以東野，七言佐以宛陵、荊公、遺山，斯其異矣。後來之秀，效孝胥者，皆效其似太初者也。

其一派生澀奧衍，自《急就章》、鼓吹詞、鏡歌□八曲以下，逮韓愈、孟郊、樊宗師、盧仝、李賀、梅堯臣、黃庭堅、謝翱、楊維禎、倪元璐、黃道周之倫，皆所取法。語必驚人，字忌習見。鄭珍之《巢經巢詩鈔》，為其弁冕，莫子偲足羽翼之。後則沈曾植、陳三立實其流派。而三立奇字，曾植益以僻典，又少異焉，其全詩亦不盡然也。至鶚及自珍兩派，鶚幽秀，本在太初之前，自珍瑰奇，不落珍之後。然一則喜用冷僻故實，而出筆不廣，惟寫經齋、漸西村舍近焉。一則麗而不質，諧而不澀，才多意廣者時樂為之，人境廬、樊山、琴志諸人，由此其選也。

名家詩評

陽湖洪稚存編修亮吉嘗仿鍾嶸《詩品》，評騭同時名家之詩，頗為允當。今摘錄於下：錢宗伯載詩，如樂廣清言，自然入理；紀尚書昉詩，如泛舟苕霅，風日清華；王方伯太岳詩，如白頭宮監，時說開元；陳方伯奉茲詩，如壓雪老梅，愈形倔強；張上舍鳳翔詩，如偃鬼哭虎，酸風助哀；馮文肅公英廉詩，如申、韓著書，刻深自喜；蔣編修士銓詩，如劍俠入道，猶餘殺機；朱學士筠詩，如激電怒雷，雲霧四合；翁閣學方綱詩，如博士解經，苦無心得；袁大令枚詩，如通天神狐，醉即露尾；錢文敏公維城詩，如名流入座，意態自殊；畢宮保沅詩，如飛瀑萬仞，不擇地流；蔣侍御和寧詩，如宛洛少年，風流自賞；吳舍人泰來詩，如便服輕裘，僅堪適體；錢少詹大昕詩，如漢儒傳經，酷守師法；王光祿馮盛詩，如霽日初出，晴雲滿空；趙光祿文哲詩，如宮人入道，未洗鉛華；王司寇昶詩，如盛服趨明，自矜風度；嚴侍讀長明詩，如觸目琳琅，率非己有；王侍讀文治詩，如太常法曲，究係正聲；施太僕朝幹詩，如甘讒鼎銘，發人深省；任侍御大椿詩，如灞橋銅狄，冷眼看春；鮑郎中之鍾詩，如崑崙琵琶，未除舊習；張舍人壘詩，如廣筵招客，間雜屠沽；程吏部晉芳詩，如白傅作詩，老嫗都解；曹學士仁虎詩，如珍饈滿前，不能隔宿；張大令鶴詩，如繩樞甕牖，時發奇花；湯大令大奎詩，如故侯門第，樽俎尚存；張宮保百齡詩，如逸客遊春，衫裳偶儻；蔣檢討衡詩，如長孺懸直，至老益堅；汪明經中詩，如病馬振鬣，時鳴不平；錢通副澧詩，如淺話桑麻，亦關治術；李主事鼎元詩，如海山出雲，時有可采；姚郎中鼎詩，如山房秋曉，清氣流行；吳祭酒錫麒詩，如青綠溪山，漸趨蒼古；黃二尹景仁詩，如咽露秋蟲，舞風病鶴；顧進士敏恆詩，如半空鶴唳，清響四流；瞿主簿華詩，如危樓斷簫，醒人殘夢；高孝廉文照詩，如碎裁古錦，花樣尚存；方山人薰詩，如獨行空谷，時逗幽香；趙兵備翼詩，如東方正諫，時雜詼諧；阮侍郎元詩，如金莖殘露，色晃朝陽；凌教授廷堪詩，如畫壁蝸涎，篆碑蘇蝕；李兵備廷敬詩，如三齊服官，組織輕巧；林上舍鎬詩，如狂飆入座，花葉四飛；曾都轉燠詩，如鷹隼脫鞲，精彩溢目；王典籍芑孫詩，如中朝大官，老於世事；秦方伯瀛詩，如久旱名山，尚流空翠；錢大令維喬詩，如逸客餐霞，惜難輕舉；屠州守紳詩，如栽盆紅藥，蓄沼文魚；劉侍讀錫五詩，如匡鼎說《詩》，能傾一坐；管侍御世銘詩，如朝正岳瀆，鹵簿森嚴；方上舍正樹詩，如另闢池臺，廣饒佳麗；法祭酒式善詩，如巧匠琢玉，瑜能掩瑕；梁侍講同書詩，如山半鐘魚，響參天籟；潘侍御庭筠詩，如枯禪學佛，情却未忘；史文學善長詩，如春雲出岫，舒卷自如；黎明經簡詩，如怒猊飲澗，激電搜林；馮戶部敏昌詩，如老鶴行庭，舉止生硬；趙郡丞懷玉詩，如鮑家驄馬，骨瘦步工；汪助教端光詩，如新月入簾，明花照鏡；楊大令倫詩，如臨摹畫幅，稍覺失真；楊戶部芳燦詩，如金碧池臺，炫人心目；楊布政撥詩，如滄溟泛舟，忽得奇寶；孫兵部星衍少日詩，如飛天仙人，足不履地；呂司訓星垣詩，如宿霧埋山，斷虹飲渚；張檢討問陶詩，如麒麟就道，顧視不凡；何工部道生詩，如王謝家兒，自饒繩檢；劉刺史大觀詩，如極邊春色，仍帶荒寒；吳禮部蔚光詩，如百草作花，豔奪桃李；徐大令書受詩，如范睢晏客，草具難陳；趙大令希璜詩，如麋鹿駕車，終難就範；施上舍晉詩，如湖海元龍，未除豪氣；伊太守秉綬詩，如貞元朝士，時務關心；方太守體詩，如松風竹韻，爽客心脾；張司馬鉉詩，如鑿險絕幽，時逢異境；張上舍崑詩，如倪迂短幅，神韻悠然；劉孝廉嗣綰詩，如荷露烹茶，甘香四徹；金秀才學蓮詩，如殘蟾照海，病燕依樓；吳孝廉嵩梁詩，如仙子拈花，自饒風格；徐刺史高詩，如神女散髮，時時弄珠；吳司訓照詩，如風入竹中，自饒清韻；姚文學椿詩，如洛陽少年，頗通治術；孫吉士原湘詩，如玉樹浮花，金莖滴露；唐刺史仲冕詩，如出峽樓船，帆檣乍整；張大令吉安詩，如青子入筵，味別百果；陳博士石麟詩，如晴雲舒紅，媚此幽谷；項州倅壙詩，如春草乍綠，尚存冬心；邵進士葆祺詩，如香車寶馬，照耀通衢；郭文學慶詩，如大堤遊女，顧影自憐；張上舍問簪詩，如秋棠作花，凄豔欲絕；胡孝廉世琦詩，如陟險驂騑，攫空鷹隼；羅山人聘詩，如仙人奴隸，曾入蓬萊；僧慧超詩，如松花作飯，不飽彌猴；僧巨超詩，如荇葉製羹，藉清牢體；僧小顛詩，如張顛作草，時覺神來；僧果仲詩，如郭象注《莊》，偶露才語；僧寒石詩，如老衲升壇，不礙真率；閻秀歸懋昭詩，如白藕作花，不香而韻；崔恭人錢孟鈿詩，如沙彌升座，露警異常；孫恭人王采薇詩，如斷綠零紅，凄豔欲絕；吳安人謝淑英詩，如出林勁草，先受驚風；張宜人鮑萑香詩，如栽花隙地，增種桑麻。余所知近時詩人如此，內惟黎明經未及識面。或曰：「君詩何如？」曰：「僕詩如激湍峻嶺，殊少回旋。」

稚存箋經補史，撰著哀然，若《卷菴閣文》、《更生齋集》以及乾隆府廳州縣志等書，均刊行。獨詩話未出，後華亭張祥河方為鐫布。張跋此書云：「激湍峻嶺八字，蓋先生之謙詞。先生詩惟妙於回旋，乃益見激峻之不可及也。」此可謂稚存之知己矣。

鄭成功為能詩儒將

鄭成功助業著海南，世鮮知其能詩。如《七月登峴山》云：「黃葉古祠裏，秋風寒殿開。沈沈松蔭老，冥冥鳥飛回。碑碣空埋地，階砌盡雜苔。此間人到少，塵世轉堪哀。」又佚題詩云：「破屋荒畦趁水灣，行人漸少鳥聲閒。偶迷沙路曾來處，始踏苔巖常望山。樵戶秋深知露冷，僧扉晝靜任雲關。霜林猶愛新紅好，更入風泉亂壑間。」深微淡遠，殊不似武人吐屬。

吳葉仙賦詩送夫

管於嘉從洪承疇軍，其妻吳葉仙送之，賦詩一絕云：「萬里從軍急，孤身一劍愁。家園落日裏，莫上最高樓。」管卒，吳設帳授女徒，終於尼。

吳梅村講聲韻之學

太倉吳梅村祭酒偉業登第時，尚不知詩，而求贈者多，因轉乞其師西銘。西銘一日漫題云：「半夜挑燈夢伏羲。」異而問之，西銘曰：「爾不知詩，何用索？」因退而講聲韻之學，名遂大振。

邵青門論詩

武進邵青門布衣長蘅曰：「詩之佳惡，視吾自得何如爾。吾之學既成，無論其為漢魏六朝，為李、杜，為三唐，為宋、元、明人之詩，皆可使之就吾之鑪冶，而不能為吾病。吾之學未成，無論其學漢、魏、六朝，學李、杜、三唐及宋、元、明，皆足以為吾病也。」

唐懋載詩似李長吉

唐懋載，字袖石，邵陽人，著有《綠聲亭集》。順治朝貢生，幼警敏，博學工詩，奇情幽豔，似李長吉。同縣車以遵、寧鄉陶汝肅皆以詩雄長湖湘，而推服懋載無異詞。

吳黃絹性喜吟詠

國初有威略將軍吳英者，莆田人也，性喜吟詠。有愛女名絲，字黃絹，將軍親課之。《閩秀正始集》及《閩川閩秀詩話》，均載其詩。

廣寒遷客投詩

順治乙酉，明遺老楊維斗廷樞，隱居蘇州之光福，詠梅花□二韻，和者甚眾。有女子自稱廣寒遷客，乘肩輿過門，亦投和章。急出詢之，已遠逝矣。其詩云：「栽遍山中不記年，卻於松竹有深緣。寒香和月來窗外，疏影因風到水邊。細雨微濛珠有淚，斜陽黯淡玉生煙。初無綠葉侵書幌，亦有紅英入硯田。曾向羅浮尋舊約，會從姑射見餘妍。千秋高潔凌瑤島，一片空明漾碧川。玉貌瘦來骨更冷，冰魂斷處夢初圓。心期澹靜孤癡節，標格清癯處士禪。醉後漫將茶共嗅，吟餘可與雪同咽。廣寒桂樹差堪侶，閨苑瓊枝未是仙。樓上乍驚吹笛韻，囊中猶剩買花錢。呼僮折向幽房去，紙帳三更照獨眠。」

丁少姜與夫晨夕唱和

丁仙竊，字少姜，為閩百詩徵君若璩之母，與其夫牛叟茂才修齡皆能詩，晨夕唱和。少姜嘗自題讀書處曰「兌閣」。以兌為少女，已於女兒弟中行最少也。牛叟撰《兌閣遺徵》，有曰：「妻屢勸予參訪耆宿，向上一著，而以鈍根未果，近慙龐媪，遠負萊妻。」

黃皆令賣詩自活

嘉興名媛黃皆令詩名噪甚，恆以輕航載筆墨游吳、越間。嘗僦居西湖段橋一小閣，賣詩自活。稍給，便不肯作，有時亦作畫。

朱愚庵箋注杜李詩

朱鶴齡，吳江人，明諸生。穎敏嗜學，嘗箋注杜甫、李商隱詩，盛行於世。故所作韻語，頗出入二家。入國朝，屏居著述，晨夕一編。行不識途徑，坐不知寒暑，人或謂之愚，遂自號愚庵。嘗自謂疾惡如仇，嗜古若渴，不妄受人一錢，不虛誑人一語。

聖祖御製詩

聖祖詩氣魄博大，出語精深。嘗南巡至浙，賜督臣王隲御書御製詩一首，詩云：「錦纜無勞列畫艘，輕橈自愛倚船窗。勤民不憚周行遠，早又觀風向浙江。」又親征額魯特，御製前後出塞詩數篇，體為五律，饒有唐音。《彈琴峽》云：「琤琤流水意，彷彿似鳴琴。曲度泉歸壑，聲兼峽泛吟。空山傳逸響，終古奏清音。不御金徽久，泠泠會素心。」《瀚海》云：「四月天山路，今朝瀚海行。積沙流絕塞，落日度連營。戰伐因聲罪，馳驅為息兵。敢云黃屋重，辛苦事親征。」《賜將士食》云：「萬騎擁鵠弓，長鳴向北風。龍荒彌曠遠，虎旅正驍雄。戰鼓黃雲外，旌門紫氣中。朕躬方葺食，與爾六軍同。」《勦平噶爾丹大捷》云：「殘寇疲宵遁，橫衝節制兵。我師乘銳氣，誰許丐餘生。貔虎三軍合，鯨鯢一戰平。愧稱謀畫定，討罪荷天成。」是固可與唐貞觀、開元御製諸篇輝耀千古也。

詩家有三王

自昌黎以名次三王為榮幸，而三王二字，遂為雅典。國朝亦有之，王文簡公士禎與其兄西樵司勳士祿、東亭進士士祐連唱和，人各有集，世稱「濟南三王」，此詩家之三王也。

安王選宗室王公詩

安節郡王瑪爾渾少好學，毛西河、尤西堂諸人皆游讎邸中，著有《敦和堂集》。又選諸宗室王公詩，為《宸襟集》行世。

王玉映詩用典恰合

山陰王思任女端淑，字玉映，長於史學。翁嘗撫而語之曰：「身有八男，不及一女。」著《吟紅集》。蕭山毛西河選浙江閩秀詩，獨遺之。王寄詩云：「王嬙未必無顏色，其奈毛君筆下何！」用典恰合。

潘力田有杜詩博議

潘裡章，字力田，以莊廷鑑史案被禍。著述甚富，悉於被繫時遺亡。有留於友家者，因其罹法甚酷，輒廢匿之。如《杜詩博議》一書，引據考證，糾訛闕外，可謂少陵功臣。朱長孺箋詩，多所採取，然竟諱之而不著其姓氏矣。

崔黃葉、王黃葉

崔不雕，王文簡充房考時識拔之士也。居太倉直塘，性孤潔寡合，吳梅村祭酒目為「直塘一崔」。具詩清異出塵，有句云：「丹楓江冷人初去，黃葉聲多酒不辭。」人目為「崔黃葉」。又歷城王進士萃能詩，嘗有句云：「亂泉聲裏才通屣，黃葉林間白著書。」又云：「黃葉下時牛背晚，青山缺處酒人行。」文簡亦目之為「王黃葉」。

方爾止詩學白樂天

桐城布衣方爾止，名文，號禽山，居金陵。晚歲為詩，學白樂天。以己王子生，命畫師作《四王子圖》，中為陶淵明，次杜子美，次白樂天，皆高坐，而已偃僂於前，呈其詩卷焉。性坦率，每見人誦詩者，輒為竄改，以是忤人意。及退，未嘗不稱其長而掩其短也。

吳野人長於五言詩

吳嘉紀，字野人，泰州布衣。家安豐鹽場之東洶，地濱海，無交遊，自名所居曰「陋軒」。貧甚，雖豐歲，亦乏食。獨喜吟詩，晨夕嘯詠自適。汪楫、孫枝蔚與友善，時稱道之。遂為王文簡公所知，尤賞其五言，謂其清冷古淡，雪夜酌酒為之序，馳使三百里致之。野人因買舟至揚州，謁謝定交，時文簡方為揚州司理也，由是四方知名士爭與之倡和矣。

華子山吟小詩

無錫華坡，字子山，少與顧貞觀、杜詔等結詩社，亦善畫。晚年隱居坊前之鄒莊，流水孤村，柴門一曲，興至，則吟小詩，或解衣盤礴。終歲閒甚，除夜，獨子子有事，或問之，曰：「古人祭詩，吾兼祭畫。」則取一歲所作詩稿畫本，享以乾脯，酬以苦酒，聚而焚之。

白浣月旅店題詩

任邱旅店嘗有女子題壁云：「妾白浣月，號蓮舫，家住半塘。幼失雙親，寄養他姓，姿容略異，慧業不同。非敢擅秀閨中，願效清風林下。豈意我生不辰，所適非偶，日彈琴之相對，百恨纏綿；時捲幔以言征，一時哽咽。余爰題之驛亭，人共憐之黃土可耳。」其詩曰：「吳宮春深怨別離，風塵慘愴雙蛾眉。鵲啼月落寸腸斷，香消芍藥空垂垂。流黃未工機上織，生小殷勤弄文筆。新詩和淚寫郵亭，珍重寒宵誰面壁。」康熙丙辰三月，宋牧仲尚書奉北上過此，挑燈細讀，因隲括原詩，為詞云：「面壁淚痕溼，想見含毫燈下立。風鬟雨鬢吳宮隔，芍藥香消堪惜。明妃遠嫁歸何日，一曲琵琶悽惻。」河朔間人皆傳唱之。

徐珠淵有寄北詩

施愚山有妾曰徐珠淵，江都人也。先是，其母欲以之嫁貴人，則泣曰：「願得侍文人，為東坡之朝雲足矣，不願富貴也。」愚

山聞而納之，其《寄北》詩云：「兩滴梧桐秋不堪，憶君誰共接清談。老天如識妾心苦，北地風霜盡入南。」

方覺宗以酒令為詩題句

方覺宗嘗與陳元孝、梁藥亭夜飲嚴藕漁舟中，時泊端州閱江樓下，以管巡酒，以酒署官，元孝主酒令，以「夕夕多良會」屬偶。蓋夕夕相成多字也。覺宗對以「人人從夜游」，座客稱善。遂用二語作起句為詩，得五□韻。

沈山子以梅花春草句得名

沈進，字山子，秀水人，諸生。平居不憂貧，性狷狹，一介不取。有《詠燕》詩，詩云：「細雨春江泛白沙，東風雙燕啄飛花。金窗繡戶知何限，不是王家是謝家。」嘗遊京師，為譚左羽侍御之客。錢塘陸麗京過朱竹垞書屋，遇山子，問何人，竹垞告之。麗京大聲曰：「得非『梅花高館發，春草斷垣生』之沈山子耶？」乃命酌，盡歡而散。晚適桐鄉，館汪氏。方飲酒，杯入手，一笑而逝。

毛季蓮據柳自吟

吳慶百農祥應薦入京，止竹林寺。毛季蓮嘗偕其叔西河訪之，季蓮輒據柳，自吟所為宴集及登臨諸作，大聲撼四壁。慶百顧西河曰：「君家阿咸，正復不減，將不使卿單行。」

毛稚黃評西冷□子詩

康熙時，陸圻景宜、毛先舒稚黃、吳百朋錦雯、陳廷會際叔、張網孫祖望、孫治宇台、沈謙去矜、丁澎飛濤、虞黃吳景明、柴紹炳虎臣稱「西冷□子」。所作詩文，淹通藻密，符采爛然，世謂之「西冷派」。稚黃嘗作詩評云：「陸景宜如濯龍甲第，宛洛康廬，流水游龍，軒蓋聯映。柴虎臣如連雲夏屋，無論楹棟，即樁檣支撐，都無細幹。吳錦雯如淺草平原，朔兒試馬，展巧作劇，便有馳突塞垣之氣。陳際叔如孟公入座，宕邁絕倫。孫宇台如春江一消，波路壯闊。張祖望如鄜生謁軍門，外取唐突見奇，而中具簡練。沈去矜如秦川織女，巧弄機杼，心手既調，花鳥欲活。丁飛濤如翻帳初寒，銀箒未闕，月光通曙，與燈競輝。虞景明如叢篁解苞，新蓮含粉。」虎臣見之，謂稚黃曰：「君詩如伶倫調管，氣至音成，比竹之能，欲近天籟。」

趙恆夫作好疊韻詩

休寧趙恆夫吉士中順治辛卯舉人，官至給事中，作好疊韻詩。康熙戊辰罷官，居宣武門西寄園。金壇于漢翔貽詩四首，後疊其韻，得詩千首，命曰《疊韻千律》。又續得五百首，命曰《千疊餘波》。

塞曉亭作儒生詠

塞曉亭侍郎詩鈔有四卷：一《春雲集》，二《三餘集》，三《懷音集》，四《秋塞集》。曉亭於康熙戊寅授奉國將軍，累官倉場總督，晨夕佔畢，作儒生詠。乾隆甲子，駕幸翰林院，簡詞臣三□八人侍宴賦詩，非甲科，雖公孤不得與，特命塞以宗臣侍。明年宴瀛臺，如前命。其詩氣格清曠，風度諧婉。沈文愨言於北地得晤三詩人，首數曉亭，次為英夢堂與薩魯望。

查氏兄弟能詩

海寧查慎行夏重、嗣琛查浦昆季皆負雋才，康熙庚辰、癸未，後先成進士，入詞苑，同館□年。夏重年六□四，告歸。又二年，查浦從順天學使因病辭職，年適與同。夏重七□外刻詩，查浦繼之，兄弟互相為序。

袁古香賦新婚詩

康熙中葉，金陵詩人有三布衣：一馬秋田，一袁古香，一芮瀛客。古香最老，夙館京師康親王府芮年少，後至，意頗輕之，常短袁於王前。一日，王命宦者出一紙付客，乃賀新婚詩，韻限「階」「乖」「骸」「埋」四字。外銀二封，輕重各一，能者，取重封留邸，不能者，持輕封作路費歸。芮辭不能。袁獨詠云：「裴航得踐游仙約，簇擁紅燈上綠階。此夕雙星成好會，百年偕老莫相乖。芝蘭氣吐香為骨，冰雪心清玉作骸。更喜來宵明月滿，團圓不為白雲埋。」王大稱賞。芮慚沮，即日辭歸。

納爾樸工詩

一等男納爾樸，字拙庵，工詩，滿洲人。康熙時，以事戍黑龍江，適鄂勒特犯哈密，時朝廷徵索倫兵進勦，訥請行，不果。賦詩云：「沙磧雙丸駛，丹心一劍橫。空存擊越志，誰為請長纓。」詩名《畫沙集》。拙庵居窮髮之地□三年，吟誦弗輟。時策蹇衛戍短車，荷鋤出郭，移野卉數種詩階下。

汪白岸倡詩社

汪後來，字白岸，號鹿岡，廣東人，康熙朝武舉人，官千總，著有《鹿岡集》。性高介，晚年倡詩社於汾江，遠近名士多宗仰之。有木居士詩云：「覲巫多巧借，魑魅輒依伴。拜跪苦擠挨，俛羞競鮮粢。」

李芥軒夫婦唱和

江陰李芥軒，名崧，隱居不仕，與其婦薛素儀更唱迭和，有明趙凡夫、陸卿子之風。一日，夫婦對酌，偶以瓜子仁排作數行，芥軒云：「細剉瓜仁排雁陣。」素儀應聲云：「輕移盃底印連環。」

李巧詩似高衲

李巧，江西人，往來江漢三□餘年。遇紙筆，即書，字如符籙，皆不知其為詩，遂安毛鶴舫推官際可始物色得之。其詩似深山高衲，不與佻狂玩世者比。詩云：「瀑泉今古說廬台，頃向雲居絕頂來。潭逼五龍時怒吼，勢摧三峽更喧豨。橫奔月窟千堆雪，倒瀉銀河萬道雷。鎖斷鳴峰懸白練，遙看珠網挂層臺。激灑湖光數頃浮，誰知曲湧萬峰頭。豁開古殿當前月，散作空山不盡流。金壁影搖冰鏡裏，魚龍深在廣寒秋。一輪直接曹溪路，白浪花風遍大洲。何年鞭月架長虹，碧落無門卻許通。曾是御風人去後，故留鳥道礙虛空。山色溪光明祖意，鳥啼花笑語機緣。有時獨坐臺盤上，午夜無雲月一天。」

蔣氏婦憤焚詩稿

康熙時，有某閩秀適蔣氏子者。一日，曉妝甫畢，積雪初晴，婿方拈筆登家計簿，女曰：「適得一詩，代為錄之，題為『雪霽』二字。」蔣書之，誤「霽」為「祭」。女止之曰：「詩且緩錄，尚待推敲。」俟其出，盡以生平所作焚棄之。

汪文桂輯海內詩風

桐鄉汪文桂，字周士，與黃梨洲、毛西河雅善。性耽山水，喜吟詠，所為詩為一時采風家所載。又嘗與吳江徐子松之崧及弟晉賢有《海內詩風》之輯，其於風雅之途，尤若饑渴。

查蕙纈驛壁題詩

海寧查嗣庭以文字身罹國法，其女蕙纈亦徙邊塞。女故工詩，題驛壁云：「薄命飛花水上游，翠蛾雙鎖對沙鷗。塞垣草沒三韓路，野戍風淒六月秋。渤海頻潮思母淚，連山不斷背鄉愁。傷心漫譜琵琶怨，羅袖香消土滿頭。」汪西京沈琇次其韻云：「弱息憐教絕域游，魂飛何祇似鷗鷗。覆巢卵在漂流際，薄命人丁瑣尾秋。綺閣低迷空昔夢，邊笳淒切咽新愁。伶仃歷盡崎嶇苦，儘爾青春也白頭。」

趙雪庭嫺吟詠

趙秋谷有幼女名慈，字雪庭，賦性幽淑，復嫺吟詠，適濟南朱子垣方伯子崇善。式微後，貧無以居，故其詩多哀怨之音。《夜深》云：「夜深庭院寂無聲，花底微聞蟋蟀鳴。倒臥玉牀清夢覺，風吹行影上簾旌。」《雜興》云：「極目銀河漾素暉，滿庭秋影露霏微。西廊月轉無人到，自折荷花帶露歸。」「露滿香階夜欲分，半牀秋月一簾雲。不知何處砧聲起，斷續隨風枕上聞。」

康熙庚辰前天潢之詩

紫幢王孫所錄天潢之詩為《宸萼集》，分上中下三卷，共二□八家，計詩三百七□六首，各著小傳自序一篇，撰於康熙庚辰。第一卷中，世宗與焉，蓋在潛邸之作也。

翁儒安多游覽詩

常熟女士翁儒安，字靜和，幼即以詩著聲，長而意不自得，為《滙子》□六篇以見志。生平閒居好潔，几案無塵。時或明月在天，人定街寂，跨駿騎，令女侍囊筆硯以從。詩成，即據鞍寫之。春秋佳日，或以扁舟自放於綠波紅蓼間，吳越山川悉在篇什中矣。

張南華喝韻吟詩

張南華詹事，天才敏捷，詩具宿慧，興到成篇，脫口而出，妥帖停勻。嘗試保和殿，未亭午，眾方執筆構思，聞有投卷者，眾曰：「必南華也。」嘗偕涇南司寇奏事乾清宮門下，涇南攜一漢製玉羊。南華曰：「詠此可乎？」即口吟四□字。語未畢，殿角宕然聲震，眾驚顧，乃四奄舉一大冰，繩斷，冰墮地，碎且迸。南華曰：「詠此可乎？」復吟四□字，眾驚歎叫絕。一日，午門送駕，館閣諸人各喝一韻，應聲立就，頃刻成數□首。喝韻詩，古人未所有也。南郊視壇，講官侍班於齋宮鋪棕處候駕，南華指棕字為韻，衝口吟數□韻，至「鳳邸凝雲物，霓幃屬苑虹。山河扶棟宇，日月倚簾櫳。天闕常依北，招搖漸指東」，尤警絕。羽林、期門之士環繞聳聽，詫為異人。會駕將至，始悚惕輟吟。南華少時作迴文賦八首，自然清麗，亦前人所無也。

貴公子詩值五千金

江南有貴公子，年少登科。乃翁故臚仕家居者，於其公車北上，以五千金遣之。公子賦性不羈，楚館秦樓，一路揮霍，比至京師，已囊空若洗矣。兼以抱病不得入場，嗒焉若喪，稱貸而歸。翁初怒其不肖，欲訶責之。及還家，首搜行篋，見詩藁，中有二句云：「比來一病輕於燕，扶上雕鞍馬不知。」翁且憐且喜曰：「得此二句詩，則五千金亦不為虛擲也。」旋於次科中式，入詞館。

高宗御製詩□萬餘首

高宗御製詩五集，至□萬集首。每一詩出，令儒臣註釋，不得原委者，許歸家涉獵，然多有翻擷萬卷莫能解者。嘗於《塞中兩獵》詩內用「製」字，眾皆莫曉。上笑曰：「卿等一代鉅儒，尚未盡讀《左傳》耶？」蓋用陳成子杖製以行也。又出《汙賦》試詞臣，眾皆誤為竊。上徐檢出，乃擬傅咸《汙賦》也。彭文勤嘗進呈百韻排律，上讀之，曰某某出韻。後考之，信然。

高宗、仁宗有全韻詩

高宗嘗賦全韻詩，其序云：「上下平聲，書我朝發祥東土及列聖創業垂統繼志述事之宏規。去上入三聲，則舉唐虞以迄勝朝，歷代帝王之得失炯鑑。據事直書，不以私意為美刺。而終於敬天命，守神器，三致意焉。」後仁宗亦製全韻詩，則專詠高宗功德也。

高宗命刪定國朝別裁集

沈文愨公以所選《國朝詩別裁集》進呈御覽。高宗謂其去取紕繆，凡指斥朝廷之語，命內廷詞臣更為刪訂行世。然其中猶有未及改者，如閩秀畢著紀事詩，乃崇德癸未饒餘親王伐明，自薊州入邊，其父戰死，故詩有薊邱語，非死流寇難也。

周靜植詩為人借刻

周靜植，名玉立，丹徒人，著作甚富，困於場屋，有詩名，其《詠梅》一律極佳。乾隆時，有人選詩，列方元禮《梅花》一首，即周作也。周詩隨作隨散，其婿鄉為江寧，故流布江寧者尤多。一時名下士或借刻之，蓋不止《梅花》一詩矣。

胡稚威刻燭成詩

山陰胡天游，字稚威，以才學受知於任香谷尚書啟運，薦試乾隆丙辰博學宏詞。既入都，邀館其家，情禮優篤，猶唐時令狐楚之於李義山也。會仲秋，葡萄新熟，紫珠翠葉，翳綴庭前。任顧胡曰：「彼實垂垂矣，若能以『儕』『淮』險韻刻劃其狀，當令某伶進酒。」胡乃刻燭二寸，成詩四□韻。其儕韻曰：「葡萄生北地，甘果未容儕。」淮韻曰：「豈知根入塞，不比橘踰淮。」

陳逸仙自調拙於詩

陳三者，事于待園太史於都中，年五□餘矣。眾但呼之曰「陳三」，不問其名字。乾隆丙辰春正月，史震林與待園之兄曰南沙者入都，見閩人恭謹類文士，問其字，踧踖曰：「陳三。」不敢言字也，實字逸仙。當雍正乙卯秋，待園主陝試，次年，門生入都，謁待園。陳不索金，即為通，有無多寡皆不計，眾笑之。旬餘，夜讀史所撰之《西青散記》，聞其歎曰：「傷哉！不為女子身也。賀雙卿命當而才豐，德幽而名顯，歌之哭之者，以其女子特甚耳。吾為女子，即不如雙卿賢，何至如蠛蠓蚍蜉之不為人所見聞哉！」史問之曰：「若能？」陳踧踖曰：「拙於詩。」乃出其《城南懷古》詩曰：「黃雲漠漠風蕭蕭，城南白鳥雜鳴梟。少時不見舊時人，焉識衛霍意氣驕。衛霍意氣吞河漢，哀絲脆管傾簫韶。行樂只愁雲日升，築室每防風雨漂。傳之千秋與百世，三槐五桂爭茂喬。泰山不礪河不帶，舊時意氣倏忽凋。野火吹入蘅蕪宮，荒霾滿日努與堯。與馬僅容古所尚，篋環環堵何囂囂？司閩老人無可言，和之者誰歌且謠。」又《野老》詩云：「灼灼芙蓉花，可玩不可久。猗猗原上竹，歲寒常不朽。竹下有流泉，竹中聞春白。老翁脫帽迎，親為煮泥藕。大兒能力作，今出種豆南山右。小兒學析薪，強欲代父時傷手。植桑可治蠶，植葵可充口。耄期復何言，杖藜每沽酒。昔時歌舞地，惟見牧馬牛。惡草雜芳葩，蜂蝶奚所投？高低鳩舌鳴，鸚鵡言足羞。吁嗟道旁李，雖苦人亦求。我思空谷蘭，惻惻誰與儔？惻惋誰與儔，山僧野客適其幽。」又有擬陶之《聽琴》《聞歌》《八駿圖》《織婦歎》《明妃怨》《玉階怨》諸作，皆古。其《詠魚》句云：「淺深咸自得，涇渭又何爭。」則自況也。

儒官韻事之詩

王文簡方三□九歲時，以戶部福建司郎官出典四川鄉試。及乾隆戊午，錢裴山楷亦三□九歲，以戶部福建司郎官奉是使。文簡《蜀道集》用坡公逸州詩三□九歲事，裴山亦追和其韻，可謂儒官韻事。

陳楞山詩有逸才

錢塘陳楞山布撰儒居儀徵，詩有逸才，天然高澹。讀書不多，室無儲籍，卒然語及，能條其出處，亦未嘗有見其挾一冊咿唔之時也。

諸竹莊博學能詩

諸竹莊，名世器，博學能詩。嘗受業於太倉沈起元、長洲沈文愨，故於詩尤有根柢。高宗南巡，獻賦行在，召試擬進呈，以小誤罷。及畢秋帆撫陝西，以書招之往，與幕中諸名士晨夕唱和，詩益精進。嘗從畢巡邊，出入於長城內外，以詩紀之。其中佳句，如「撐谷石皆簪如齒，潑崖風更利於刀」，「幾回入塞復出，剛欲下坡還上坡」，「雲影遮山猶峯嶺，沙聲學水亦潑潑」，「屋背擊撞風有塊，山頭蕩漾月無芒」，「男非木魅顛皆聳，女是山魃鼻盡低」，均能描出絕徼風景。又嘗應盧雅雨運使之聘，與諸名流修禊紅橋，賦詩紀事。盧歿，寄金以卹其孤。

詩有□個一字

高宗南巡，過江時，見有一漁船蕩槳而來，命紀文達詠詩，限□個一字。文達立成七絕，詩云：「一篙一櫓一漁舟，一個梢頭一釣鉤。一拍一呼還一笑，一人獨占一江秋。」

吳岱芝詩學杜陵

石門吳岱芝明經宗元嘗遊杭州，時天台齊次風宗伯召南方主敷文書院，乃執經從之。院在萬松嶺，其巔有一樓，榻其上，日讀書雜文，日加午，則屏去，取杜詩全集朗誦之，聲徹遠近，每首必百過，加以丹鉛，至夜分始止，次日復然。

先是，吳熟於《明詩綜》，所作詩，酷肖高青邱、李崆峒諸家，嘗錄以就正於齊。評點訖，謂曰：「詩佳矣，可進步乎？李、杜、韓、蘇四大家外，勿寓目可也。」自是遂專學少陵。性奇偉不羈，不好與凡人伍。嘗與朱笠亭、沈雲樹、蔡漫曼相唱和，餘弗顧也。

鄂文端聯句限死字

鄂文端公爾泰以舉人充侍衛，四□初度時有句云：「四□猶如此，百年待若何？」及年至七□，以大學士充翰林掌院學士。招諸老輩宴飲，乞聯句，限「死」字。有某呈一聯云：「丹心已向軍前死，白髮猶從戰後生。」

試帖詩之遺聞

五言八韻唐律一首，初惟行於進士朝考、翰林散館等試。洎乾隆朝，御史張霽奏請鄉會科場及歲科兩試，一律通行。【歲試六韻，科試八韻。】丁丑，遂頒為定例。初設之始，蓋因科場表判，每多雷同竊陋習，是以改試排律，使士子各出心裁。自後研究日精，專心造極。紀文達公撰《我法集》，神明規矩，開示學者法門。吳穀人祭酒以沈博絕麗之才，與王鐵夫諸人結社相唱和，於是九家詩出焉。峨眉張熙宇又有七家詩之選，七家者：王廷紹之澹香齋也，那清安之修竹齋也，劉嗣綰之尚綱堂也，路德之櫻花館也，楊庚之桐雲閣也，李惺之西漚也，陳沆之簡學齋也。各具典型，一歸莊雅，根柢於唐人之五言，慘澹經營，以臻其妙。名為試帖，實具唐音，故學者宗尚焉。其餘諸刻，則等諸自櫨以下矣。

洪稚存詩有驚人句

陽湖洪稚存太史亮吉詩才奇險，好作驚人句。有人仿其體調之云：「黃狗隨風飛上天，白狗一去三千年。」聞者絕倒。

洪稚存、黃仲則效漢魏樂府

乾隆丙戌，洪稚存就童子試，至江陰，遇武進黃仲則主簿景仁於逆旅。洪攜母孺人所授《漢魏樂府》鈔本以自隨，暇輒朱墨其上，間有擬作。黃見而嗜之，約共效其體，日數篇。

黃仲則頃刻數百言

乾隆辛卯，大興朱竹君學士筠督學安徽，延洪稚存、黃仲則於幕，使襄校。學士賓客甚盛，越歲上巳，為會於采石磯之太白樓，賦詩者□數人。黃年最少，著白袷，立日影中，頃刻數百言。徧視坐客，咸輟筆。時全皖士子以詞賦就試當塗，聞學使高會，畢集樓下。至是，咸從奚童乞白袷少年詩競寫，一日紙貴焉。

黃於日中閱試卷，夜為詩，漏盡不止。每得一篇，輒就榻呼洪起，誇視之，以是洪亦一夕數起，或達曉不寐，而黃不倦也。居半歲，與同事者議不合，徑出署。質衣買輕舟，訪秀水鄭虎文於徽州。越日追之，不及矣。

厲樊榭詩為浙派領袖

錢塘厲樊榭大令鶚著有《樊榭山房詩》，為浙派領袖。然其參會唐宋，於王文簡、朱竹垞外，自樹一幟。雖以沈文慤之主張漢魏盛唐，亦盛稱之。實則五言古、七言律、七言絕句佳者甚多，七言古才力薄弱，局勢平常，五言律殊少神味，非其所長耳。

金冬心詩為南屏詩社派

錢塘金冬心布衣農頗以詩名，然工者亦不多。《午亭山村》云：「溪上青山接太行，午亭便是午橋莊。能消裴令生前恨，繡尾魚今尺二長。」此種詩偶作亦有趣。裴令臨終，恨繡尾魚未長，見《雲仙雜記》。浙派詩喜用新僻小典，妝點極工緻，其貽譏詆訕即在此，厲樊榭亦然，冬心尤以此自喜。此杭州南屏詩社一派也，嘉興、寧波又不盡然。冬心名句，如「消受白蓮花世界，風來四面臥當中」，「水明於月宜同夢，樹老如人又□年」，「孤竹瘦於尊者相，野雲白似道人衣」，「佛煙聚處疑成塔，林雨吹來半雜花」，卻從林和靖「春水淨於僧眼碧，晚山濃似佛頭青」等句來也。若「故人笑比庭中樹，一日秋風一日疏」，《晉陽遇同鄉李叟》云：「明朝殘樹殘山外，一弔離宮賀六渾」，《春苔》云：「多雨偏三月，無人又一年」，則較渾成矣。

王夢樓詩為書名所掩

丹徒王文治，字夢樓，與袁子才同時負盛名，以工書名海內。其詩超拔不群，特為書名所掩耳。故世之談王者，皆傾倒其書畢尚趙吳興，而未究其詩實高出於趙也。

袁趙蔣詩之齊名

袁子才大令、趙雲松觀察、蔣苕生太史三人之詩齊名於一時，桐鄉程春廬同文心儀之。蔣以未見而沒，因繪《拜袁揖趙哭莊圖》，以誌景仰。昭文孫子瀟太史原湘則專推袁、蔣，其詩云：「平生服膺止有兩，江左袁公江右蔣。廬山瀑布鍾山雲，一日胸中百來往。」錢唐張仲雅大令雲璈又瓣香袁、趙，顏所居曰「簡松草堂」。後即以名其詩集。蓋性情之地，各有沆瀣也。

袁子才愛和尚詩

金陵水月庵僧鏡澄能詩，然每成，輒焚其藁。攜李吳澹川錄其數首呈袁子才，激賞之。澹川謂鏡澄宜往謁，鏡澄曰：「和尚自作詩，不求先生知也，先生自愛和尚詩，非愛和尚也。」卒不往。其《留澹川度歲》詩云：「留君且住豈無因，比較僧貧君更貧。香積尚餘三斛米，算來喫得到新春。新栽梅樹傍簷斜，待到春來便著花。老衲不妨陪一醉，為君沽酒典袈裟。」

沈瓊如有閩中唱和詩

定窰觀音者，吳門女子也。膚色潔白，因以得名。知書工楷法，有賈胡挾重價篡之，女矢志不從，後嫁吳縣蔣盤漪孝廉。蔣書法冠一時，與袁子才為文字交。袁至蘇州，訪蔣。蔣引女出，盈盈下拜。時已兒女成列，而丰姿嬌好，猶可想見當年，袁艷羨不置。蔣止袁而觴之，女亦同席。蔣出閩中唱和詩冊索題，方知女沈姓瑤名，瓊如為字，母家在蘇州之白蓮橋也。

沈子慕、湯蕉雲夫婦能詩

沈子慕，名無咎，長興人。失愛於後母，譖之父，將加罪焉，避而至宜興之漁莊。所居一畝之宮，流水周於屋外，隙地皆種梅。又善藝菊，多佳種。子慕自痛處天倫之變，無用世意，其幽噫悲憤嶽崎歷落之志，悉發之於詩。年五□不娶。金壇有貧女湯蕉雲，亦能詩，奉母依宜興呂氏。兩人故相慕，呂因為之作伐，而蕉雲遂適子慕，時蕉雲年四□矣。其後□年，蕉雲卒，子慕為築埋詩亭於墓側。又其後□四年，子慕卒，返葬長興。長興令鮑鈺重其詩，為立碣曰「故詩人沈無咎之墓」。子慕所著詩曰《夢華集》，與其婦蕉雲合刻曰《笙磬同音》。

黃吾堂詩用花字

新安黃之雋吾堂，著《香屑集》，八寶樓臺，炫耀人目。其《生日對菊述懷》，創為一韻體，凡生平官位及所更歷事，俱藉一「花」字傳出，共得六□四韻。

黃丹書詩有香色味

順德黃丹書，字虛舟。天姿秀穎，讀書過目不忘。李兩村學使調元見其詩，其曰：「抗風軒之不墜，其在丹書輩乎！」貢優行。廷試歸，築聽雨樓，隱居養親。乾隆乙卯，舉於鄉，下第，朝貴延致，辭不就。語人曰：「貧與富交，則損名；賤與貴交，則損節。」大興朱文正公珪方撫粵，尤器重之。丹書工書善畫，與其詩並稱三絕。詩出入唐宋諸家，於蘇尤近，著有《鴻雪齋詩文鈔》。有《題馮魚山畫蘭》二首，其次章云：「筆妙曾窺籀石翁，畫書詩悟一源同。與君相對忘言處，綠意滿庭生澹風。」凌譽釗《嶺海詩鈔》選此詩，歎為香色味俱絕也。

朱竹君游覽留題

朱竹君視閩學時，振拔單寒，如恐不及。每試一郡畢，輒游覽山水，留題而去。且其性愛蕉，每至一處，必手植數本。

翁覃谿論王文簡之選詩

翁覃谿學士瓣香坡公，每歲□二月二□五日，輒集四方名士於蘇齋，為作生朝。後得王文簡像，亦如祭坡公例。惟每祭文簡，必徧詢坐客，謂漁洋品古今五言詩，以盛唐為宗，盛唐五言，又以《三昧集》王、孟諸家為宗，而先生選五言詩，於唐止取五家，有韋、柳而無王、孟諸家，何也？請下一轉語，有答，方許其拜跪。

翁覃谿不服王文簡秋柳詩

王文簡公以《秋柳》詩得名，時文簡年二□四歲，游歷下，集諸名士於明湖，賦詩四章，成秋柳詩社，四方和者數百人，可謂

文采風流照耀一時矣。其詩固以神韻勝，運用典故，讀者恆不解其用意所在。金榮嘗為作箋，謂無一字無來歷。其注《秋柳》詩「浦裏青荷中婦鏡，江干黃竹女兒箱」二句云：「何良俊《世說補》：江從簡少時有文情，作《采荷賦》以刺何敬容曰：『欲持荷作柱，荷弱不勝梁；欲持荷作鏡，荷暗本無光。』」又引陳後主《三婦豔》詩云：「中婦臨妝臺，小婦蕩蓮舟。」又引古樂府《黃竹子歌》云：「江干黃竹子，堪作女兒箱。一船使兩槳，得孃還故鄉。」翁覃谿學士固崇拜文簡，然於此詩則不謂然，曰：「詩固匪夷所思，注者又不知從那裏想到這些典故去附會他，然總與秋柳有何關係？詩以數典神韻欺人者，其弊竟若此！文簡以盛名之下，顛倒一世豪傑，吾終不為之屈服也。」又評「不見琅琊大道王」句云：「去題萬里，虧他扭捏出來。是句有自注云：『借用樂府語。桓宣武曾為琅琊令。』」金氏注云：「《世說》：桓溫自江陵北征，經金城，見少為琅琊令時所種柳，皆已□圍，慨然歎曰：『木猶如此，人何以堪？』攀枝扶條，泫然流涕。」又引古樂府《琅琊王歌》云：「琅琊復琅琊，琅琊大道王。」蓋此句雖有柳字在內，然琅琊王三字，實屬湊合而得。似此用典，可謂堆垛甚矣，有何神韻可言乎？」

關中觀詩多俚語

關中觀，嘉定錢竹汀宮詹大昕之僕也。隨侍數□年，亦能拈韻。顧平日不識一丁，故所作多俚語，然皆自出機杼。如《詠鐘樓》云：「遙望鐘樓一座方，當中顛倒掛銅缸。東邊撞起西邊響，隱另瓊瑤隱另惶。」末句蓋狀其聲也。又斷句，如「兩隻糞船停石埠，一竿尿布出樓窗。」又《過江》云：「所以當年關夫子，開船先唱大江東。」至暮年，哀然成集，宮詹為編次之。

慶似村抱膝孤吟

慶似村，名蘭尹，為文端公尹繼善之子。家世簪纓，三代宰輔。以其才學，稍有志於功名，當取顯秩如拾芥。而乃棄之如敝屣，棲身僻巷，構老屋數楹，環種以竹。性喜詩，每風清月白，抱膝孤吟，覺詩韻書香，與竹聲相應答。總角時，隨文端江督任所，以詩見許於袁子才，數□年詩筒往來無虛日。詩以風韻勝，近白香山、陸放翁。

阿娘做詩

長洲蔣容齋、辛齋兄弟績學工文，尤擅吟詠。容齋家有雇媪，每值容齋作詩，輒從屏隙竊聽。媪固不識字，遇詩中辭義易解者，輒記不忘。久之，亦自通音韻。如《中秋無月》云：「最怕中秋風雨來，人家佇月尚徘徊。七齡小姐癡憨甚，拜祝天門兩扇開。」又有句云：「讀書盼望為官早，畢竟為官遜讀書。」以不識字之人，初學作詩，固佳。後值辛齋病困無聊，知媪能詩，召而試之，指榻前佛手柑命吟。媪應聲曰：「□指拳拳不肯開，掌中定捧寸珠來。何緣得近詩人榻，香氣還應問臘梅。」時婢女臘梅侍側，故戲之。辛齋驚歎不置，厚賞之，並語容齋曰：「此何如康成婢？」自是家中婢僕，皆呼媪為「做詩阿娘」。

隨園詩話眉批

如皋冒鈍宦藏有《隨園詩話》一部，眉批甚夥，嘉慶時覺羅某所批也，不著名字，據其自述身世，知為閩督伍拉納之子。蓋伍得罪後，某以賊吏子孫，發遣塞外，窮愁無俚中，僅攜《詩話》自遣，所載軼聞遺事，多關繫乾隆時之朝章國故也。

汪允莊選明三□家詩

閩秀汪允莊，少學詩於梁楚生女史。嘗讀沈歸愚《明詩選》，心勿善也。既歸陳小雲，取名人詩集盡讀之，留高青邱、吳梅村二家，既而又去吳留高。人問其故，則曰：「吳詩體而無骨，不如高詩之淡而有品。」因檢《明史·高啟傳》閱之，見明祖之殺害無辜也，大惡之。又以歸愚諸選，於青邱有微詞，遂欲盡翻五百年詩壇冤案，於是《明三□家詩》之選。各有小傳，遍列前人評語，而以己意論斷之，斟酌盡善。如顧亭林、陸桴亭諸作，亦入選中，可謂得古人守節不阿之心，不僅在詞章間也。所著《自然好學齋詩》，諸老盛加推許。若石琢堂、潘裕皋輩，且不以女子目之也。

朝鮮人稱吳蘭雪為詩佛

西江吳蘭雪中翰嵩梁工詩，朝鮮使臣得其所著詩，稱為「詩佛」，築一龕以供之，並種梅花萬樹於其左右。

金雲門工詩

山陰金雲門女士，秀水王仲瞿繼室也。工詩，著有《秋紅丈室詩稿》。丈室在杭州武林門外西馬路，即宋姜白石所居舊址。仲瞿才氣縱橫，而急功近名，困厄以終。雲門居丈室參禪，其詩有「梅子酸心樹，桃花短命枝。可憐馬路月，孤負我來時。」蓋棲居時作也。又《禮觀音大士》詩云：「同感楊枝洗孽塵，心香一瓣共朝真。神仙墮落為名士，菩薩慈悲念女身。前度姻緣成小劫，下方夫婦是凡人。望娘灘遠潮音近，唯有聞思是至親。」「白檀香裏再和南，重獻天花脫一簪。來世玉郎如處女，現身瓊骨化童男。生天福命無須好，作佛功名且不貪。只乞愛蓮三尺水，妙蓮花下總同參。」

謝南岡苦吟

瑞金謝南岡茂才枝畚善吟詩，所居為老屋數間，土垣皆頽，時閉門，過者聞苦吟聲而已。陽湖惲子居令瑞金，見南岡詩，絕愛之。詢其居，近在城南，欲訪之，而南岡已於前一日死矣。子居曰：「南岡境遇之窮不待言。顧以余之好事，為卑官於南岡所籍，已二年，南岡不能自通以死，必死後而始知之，何以責居廟堂擁節麾者不知天下士耶！」

和坤在獄吟詩

和坤著《嘉樂堂集》，其子額駙豐昇殷德為刊行之。嘉慶己未正月□一日，被詔逮問，就繫於獄，作詩六韻云：「夜色明如水，嗟余困不伸。百年原是夢，卅載枉勞神。室閨難挨算，牆高不見春。星辰環冷月，曇繼泣孤臣。對景傷前事，懷才誤此身。餘生料無幾，孤負九重仁。」賜盡後，又於衣帶間得一絕云：「五□年前幻夢真，今朝撒手撇紅塵。他時睡□安瀾日，記取香煙是後身。」事後，刑部奏聞，御批云：「小有才，未聞君子之大道也。」又當其貴盛時，嘗作七古一首，凡數□句，而實無一句押韻，用典紕繆處亦甚多。攜之直廬，以示富陽董文恭公誥，屬為改定。文恭不敢改也，乃以委王芑孫。又汲縣林溥，乾隆己酉會試，捷南宮，復試詩中出句，有「從心應莫踰」，為閱卷大臣所貼，批云：「踰字入七虞，從無仄用。」和適用此卷，遂將批條揭去，仍以進呈。莫解其故，咸以為必有囑託，而林茫如也。蓋高宗御製詩有「從心不踰矩」之句，已作仄聲用矣，始知和記此詩以為證耳。

阮文達有芍藥唱和詩

揚州黃右原比部家芍藥最盛，嘗招阮文達公元、梁茵林中丞章鉅賞之。文達以腳疾不便於行，端坐亭中，遙望之。茵林與右原則徧履花畦，真如入眾香國矣。園丁導茵林觀新綻之金帶圍，蓋千萬朵中之一朵而已，茵林自詔眼福，語右原曰：「吾師與余皆已退居林下，此花之祥，實惟園主人專之矣。」故茵林賦詩，結語云：「難得主人初日學，定教金帶擅奇祥。」文達和之云：「謝公應為蒼生起，花主人應亦兆祥。」蓋實為周旋賓主計也。時在座之朱蘭坡和之云：「試看黃黃金帶色，君家姓氏本符祥。」錢梅溪和云：「料得主人應似客，故教金帶早呈祥。」則亦歸美於園主人也。文達期望茵林復起，茵林乃疊韻云：「生怕山前泉水濁，隨緣止止即延祥。」蓋答文達詩意也。

漁人能詩

嘉慶時，杭州西湖錢王祠側，有漁者阮姓，佚其名，能詩。與仁和宋小茗廣文鄰，故相識。嘗記其兩詩云：「放浪西湖二□年，飢來喫飯倦來眠。今朝檢點傳家物，只有蓑衣最值錢。」「垂老難將結習除，入城尋友借殘書。到家妻道晨餐缺，淡月輕煙夜打魚。」

施惺渠集千字文為詩

嘉慶壬戌，庶常有施鸞坡者，號惺渠，曾集《千字文》，去避諱字，成九言詩九百一□一句進呈，因賜舉人。

吳曾貫詩用八庚全韻

阮文達督浙學時，按試嘉興，賞石門吳曾貫之才，為易名曾貫。吳善五言長律。時杭州西湖修表忠觀，新倣成，命之賦詩。吳

用八庚全韻為五排，不遺一字，於工穩中時露神韻。文達因稱之曰「吳八庚」。

沈崧町詩為人所竊

沈崧町，名景良，字敬履，杭州北郭高士也，與陳二西燦、奚鐵生岡交最密。所居土垣，圍荒畦數稜，藝花詩菊。瓦屋二椽，蕭然四壁。嘗於雨中著書，以繖縛椅後，坐其下，蓋避屋漏也。工詩，老年詩本為人竊去。歿後，其人攘為己作，刊之。有知之者譁於眾，其人遂並板燬之，故其詩不傳。

方芷齋與媳唱和

仁和方芷齋夫人芳佩，勤儉汪芍坡中丞新之繼室也。工詩文，有知人鑒。乃翁相攸時，攜文二首，一為吳韻雲修撰鴻，一則中丞也，展轉不能決，以示夫人。時吳為諸生，汪猶布衣也。夫人閱吳作，曰：「是當早發，然英華太露，誠恐不壽。」閱汪作，曰：「此大器也，然須晚成。」翁遂舍吳而議汪。後吳果大魁，位不顯，且未享遐齡。汪則敷歷中外，階至一品。夫人生一子二女，富貴壽考。夫人言論侃侃，旁若無人。晚年，尤喜作擘窠大字，其筆力出入襄陽，一洗脂粉氣。嘉慶丁卯，梁山舟學士重宴鹿鳴，賦詩四章，和者不下百餘人。夫人時年八□，和詩三章，評者以為諸人皆不能及。夫人享年八□二歲，有《在璞堂稿》行世。媳王氏，名德宜，松江人，亦工詩，侍夫人日，屢有唱和。夫人既歿，家政一委之姬妾，日則彈琴詠詩，焚香禮佛而已。著《語鳳巢詩稿》，其《金陵》詩二句云：「啼鳥猶呼奈何帝，居人尚說莫愁湖。」跌宕之致，可以見矣。

朝鮮人重翁覃谿詩

道光朝，鶴汀相國賽尚阿嘗出使朝鮮，攜彼國申緯《紫霞詩翰》一冊，以歸示朝士。筆墨嫺雅，稱覃谿曰「翁文達公」，蓋朝人私諡也。

穆彰阿詩追少陵

鶴舫相國穆彰阿工詩，所著《澄懷書屋詩鈔》，力追少陵。首《感遇》詩□九首，摛發性真，一裁偽體；次《入直行》、《長白山行》、《掌院行》、《入閣行》洋洋大篇，絕去凡響；《登鎮海樓》、《謁東嶽廟》、《透光鏡歌》、《魯公銅印歌》，堅卓老到。其警句如「棲禽遙語合，雜草暗香生」，「淚飛沙外雨，心老鬢邊霜」，矩矱唐人，詞壇斂手。

浦情田詩婀娜

浦情田守戎常誦其寅友某《岳王墓》句云：「宰相若逢韓侂胄，將軍已作郭汾陽。」立論新奇，得未曾有。情田，金陵人，梁晉王於吳門陳氏響山堂見之，出詩文稿相示，多有可觀。其五言絕句一首云：「最愛初三月，彎環恰似鉤。郎心鉤不轉，鉤起妾心愁。」情詞婀娜，絕非武弁口吻。

高鳳卿知文翰

高鳳卿，名殷，道光時吳妓也，寓揚之小秦淮，知文翰，豪爽有丈夫氣。其楹帖云：「媿他巾幗男司馬，餉我盤殮女孟嘗。」嘗於病中自畫蘭竹帳額，題絕句云：「裊裊湘筠馥馥蘭，畫眉筆是返魂丹。旁人漫擬圖花譜，自寫飄蓬與自看。」遂卒，年未三□也。

張亨甫詩可及空同

張亨甫，名際亮，建寧孝廉。少孤，繼母撫之。父嘗賈鄖州，伯兄繼其業。亨甫幼穎異，為里中老儒李古山所知，其家乃使之讀。未冠為諸生，肄業福州龜峰書院。同舍生多俗學，亨甫視之蔑如也。道光癸未，姚石甫按察登至福州，亨甫袖詩往謁，姚曰：「何、李之流也，子才可及空同，若去其羸豪，則大復矣。」

曾賓谷賦詩游譙

南城曾賓谷侍郎煥任兩淮鹽運使時，闢題襟館於邗上，與錢塘吳穀人祭酒錫麒、全椒吳山尊學士肅等賦詩游譙。蓋自王文簡公理揚州，德州盧雅兩方伯見曾轉運兩淮而後，以提倡風雅為己任者，曾也，一時繁敦稱盛。

龔定庵有集外詩

龔定庵集外詩，傳者殊鮮。中有《題魏榮仲扇》一絕。蓋魏方八歲時，讀書至《詩經》「何彼穠矣」章，定庵過之，遂為書扇曰：「女兒公子各風華，爭羨皇都選婿家。三代以來春數點，二《南》卷裏有桃花。」

何擷雲能詩

龔定庵之夫人曰何擷雲，能詩。其《留別清齋女史》詩云：「氣味花同馥，聰華玉比溫。神仙居上界，謫降亦高門。【原註：女史為松圃相國季女。】竹柏前緣在，松蘿雅誼敦。足徵家法古，相業百年存。笑我無家者，看山便結緣。偶同棲廬客，不費買鄰錢。鄉夢同思越，離樽又入燕。將何誇別墅，只合署迎仙。」

林文忠詩有勁氣

林文忠詩勁氣直達，音節高朗。其戍新疆時，有《出嘉峪關》四律云：「雄關百尺界天西，萬里征人駐馬蹄，飛閣遙連秦樹直，繚垣斜壓隴雲低。天山巉削摩肩立，瀚海蒼茫入望迷。誰道殺函千古險，回看祇是一丸泥。」「東西尉候往來通，博望星槎笑鑿空。塞下傳笳歌《敕勒》，樓頭倚劍接空同。長城飲馬寒宵月，古戍盤雕大漠風。除是盧龍山海險，東南誰比此關雄？」「敦煌舊戍委荒煙，今日陽關古酒泉。不比鴻溝分漢地，全收雁磧入堯天。威宣貳負陳尸後，疆拓匈奴斷臂前。西域若非神武定，如何此地罷防邊？」「一騎纔過即閉關，中原回首淚痕潛。棄繻人去誰能識，投筆成功老亦還。奪得焉支顏色冷，唱殘《楊柳》鬢毛斑。我來別有征途感，不為衰齡盼賜環。」

張南山有懷仙詩

番禺張南山，名維屏，道光時以文學負盛名。年□三時，聘方氏女，越五載，將卜吉請期，而女以哭母病歿。其兄以女小影及手臨《洛神賦》紙，屬南山藏之。女所居小閣前，有紫藤一株，女歿，藤亦枯死。南山既作《紫藤吟》弔之，更作《懷仙》四律詩以志永悼。事既哀豔，詩尤淒沉。詩云：「修成慧業易生天，藥店飛龍竟化煙。溫嶠鏡臺留隔世，阿嬌金屋貯何年？落梅風颯雕欄外，修寒生翠袖邊。不信癡螭吞魄去，幾番翹首望團圓。」「天女乘風訪素娥，怕來禪榻榜維摩。韋郎再世風情減，崔護重來淚點多。縱有胡麻難作飯，空留團扇不成歌。年年寒食梨花節，一棧椒漿奠女蘿。」「雙魚碧海盼遙遙，獨鶴瑤臺耐寂寥。酒淚兩零紅豆濕，步虛風起白榆搖。聘錢天上償非易，鑄鐵人間恨未銷。藏得彩鸞書一紙，此生無計學文簫。」「星辰昨夜已前塵，欲向修羅問夙因。浪說蘭香嫁張碩，不知仙子憶劉晨。望來殘月如初月，坐對新人念故人。日把沉檀薰小像，可能紙上降真真。」

王瑤湘能詩

番禺隱士蒲衣子王隼，結深廬於西山之麓者二□年。有女瑤湘，能詩，擇婚，得故人子李孝先，遂妻之。隼嗜音樂，常自度曲，孝先倚而和之，瑤湘吹洞簫以赴節。夜闌，則聲發深廬中，聽者有月笙雲璈之想。未幾，孝先死，瑤湘矢節，自稱「逍遙居士」。隼為刻《逍遙樓詩》。梁築亭太史有寄瑤湘書，書云：「聞瑤湘讀書，余甚喜。余與汝祖、若翁交，凡兩世矣，視汝如己子，故甚望汝之成也。余有女龍端，少汝一歲，頗聰慧，余授以詩，上口即能背誦。而余性懶，不能常授，以此，龍端之學不及汝。聞汝識漆園《南華》，《南華》之文章善幻，而其言道也，必溯乎未始有道，其言物也，必主乎齊，而列以不齊之狀，總歸於化，善讀《南華》者當知之。又讀《禮經》，【《禮經》，漢白虎諸儒之所著也。】二載，大小夏侯各師其傳，然不越天下國家朝會、讌饗、嘉勞、贈答儀文縟節，更言閨門，則禮之節蓋謹矣。更讀《離騷》，楚臣屈原不得於君，發為奇文。香草美人，芳蘭君子，三湘九嶷之間，左倚桂旗，右攬揭車，汝誦之，倘亦有恍焉如見者乎？余何時得來汝父西山，見汝於深廬，使汝將所讀之書，各誦一遍，俾我冷然稱善也。」藥亭書精深雅麗，其寄示當在瑤湘未字孝先時也。

惲珠錦難詩

完顏夫人憚氏，名珠，陽湖人，麟見亭河帥母也。夫人父尉直隸之肥鄉，見亭之大父官肥鄉知縣。夫人以僚屬女，謁太夫人索綽羅氏，試以錦雞詩，夫人援筆立成。詩云：「閒對清流照綵衣，偏身金錦世應稀。一朝脫卻樊籠去，好向朝陽學鳳飛。」太夫人大賞之，聘為子婦。時夫人年甫四也。夫人課兒亭殿，好談經濟，日以循良導其子。夫人刻李二曲集，為道光戊子刊本。序文侃侃論世，有法度，集凡二六卷。夫人又善畫，能傳甌香館家法。

江浙細民能詩

細民能詩者，時有所聞。秀水錢梅，號玉崖，賣肉葦溪橋下，以好詩貧其家。乃肩二竹筐，置兔首、羊胃、雞跖鴨脯於中，售諸市以自給，筐下詩幅鱗次，遇小異流俗者，輒出以贈之。《登凌秋閣》云：「江涵斜日千砧急，人倚西風一劍夢。」《金陵懷古》云：「天際楸梧留二寢，雲間宮殿失千官。」嘉興郁心哉，字秋堂，寓乍浦，以沽菽乳為生業，自竹「粗糲腐儒」。《和王墨莊移居》詩云：「占斷清陰數畝餘，水村茅屋作煙霞。先生不種門前柳，漁父空尋渡口花。春暖聞鶯初轉藥，月中放鶴自煎茶。世人那得知名姓，此是天台隱士家。」海鹽張炎，字淡玉，嘗賣餅平湖之清溪。日肩爐釜，行吟村落間，得句，就村夫子索筆硯書之，餅為兒童攘竊一空，不顧也。《詠白菊》云：「老圃月三徑，曉霜秋一籬。」南匯張宏，字野樓，少工詩，以嗜酒致貧，不能自給，辱身為門隸，循牆覓句，終日不休。《春日吳門道中》云：「渡江三日雨，寒食一村花。」《登開港橋》云：「風闊片帆來極浦，天空一雁度斜陽。」甘泉湯振宗，字繡谷，負才不遇，嘗給事於鹽公堂，往來豫章、荊楚間，苦吟不輟。答《唐淡村》云：「風雨空庭花落後，江湖秋水雁來初。」《即事》云：「華髮無情催客老，青山不語看人忙。」平湖陳文藻，字愚泉，以雜髮為業，年未及冠，即工五七言。後為童子師，專意吟詠，所詣益進。《游僧院》云：「看花香引路，坐石蘚侵衣。」《郊行》云：「漁艇迎涼依柳泊，村雞報午隔花啼。」《秋日同人村店小飲》云：「負山茅屋松成徑，臨水漁莊竹擁門。」

湘中五子之酬唱

湘潭王闈運，字王秋。少孤，受教於其叔。不喜制舉文，嘗肄業長沙之城南書院。院長陳本欽專事帖括，有龍友夔者，熟精《四書》匯參之學，陳聘之，使助教課藝。或聚談講論，龍來，則莫敢先發言。龍之長子皞臣及武岡鄧彌之、保之皆在，李萇仙亦從其外兄丁果臣居院齋。萇仙早入學，補廩膳生，皞臣亦舉道光丙午鄉試，下第還，侍父居內齋，皆謹飭。王秋獨踈弛好大言，萇仙放誕自喜，王秋與相得，日夕過從。皆喜為詩篇，彌之尤工五言，每有作，皆五言，不取宋唐歌行近體，故號為學古。其時，人不知古詩派別，見五言，則號為漢魏。故萇仙以當時酬唱多，自標為「湘中五子」，後以告曾文正，羅忠節公澤南睡中聞之，驚問曰：「有《近思錄》耶？」時道學未衰，故惡五子名。

楊夫人斷釵吟

道、咸二朝名人集中，為《斷釵吟圖》題識者，不下五六家。圖蓋武進湯貞愍公貽汾為其母楊夫人作也。夫人四歲隨父官昆明，父賜之玉釵，于歸後，偕其夫侍翁官臺灣。林爽文之亂，翁殉節，夫亦殄焉。後貞愍奉板輿之官揚州，釵斷於瓊花館，夫人作二絕紀之，有「三九年千萬路，鬢絲絲斷玉還溫」之句。

昆陵趙氏三女能詩

道、咸間，昆陵趙氏有三女，皆能詩。長粹媛，次慧媛，次英媛。英媛詩古體宗漢魏，近體法少陵，古體古「欲望天無涯，欲行地無角，心傷不能言，腸中車轆轤」等句，頗類建安七子。近體如「繁花經亂萎，蔓草引愁長」，「掃徑薄寒春寒無後，捲簾斜月夢醒時」等句，亦名雋可喜。

文宗慨時有詩

咸豐某年元旦，文宗御製詩有「一杯冷酒千年淚，數點殘燈萬姓膏」之句。蓋是時粵寇之禍方熾，故有慨乎其言之也。」

勝保過華陰有詩

勝保，咸、同間人也。初成進士，隨左文襄平捻，勳猷卓著，遂以順天教授驟升國子監司業。後為欽差大臣，以擅殺某提督，發往軍臺效力。有《過華陰》詩云：「山陰知有逐臣來，雨霽雲收列上台。行過終南三千里，蓮花仙掌一時開。」

葉潤臣善平韻五言

葉名澧，字潤臣，名琛弟也。由內閣侍讀改道員，需次浙江，咸豐已未卒於浙。潤臣家世華隴，官京師日，縉紱之交，率為名流。居虎坊橋西。善為平韻五言古詩，受詩於山陽潘大令德輿，潘弟子有函繼燦俱工五言。當道光之季，蘇詩方競，讀澧臣詩，覺灑然塵外之外也。山陽徐賓華，度文嘉於咸豐戊午應京兆試，吳軾軒招飲，坐客有潤臣。潤臣一目上視，時久不得其兄名琛訊，相對歎歎，不復能作平生豪語矣。

徐賓華註顧亭林詩

徐賓華篤嗜顧亭林詩，為之箋注，甫刻成，適選崑山教諭。每月宣講聖諭過千墩，必謁亭林墓。其注於時事考據最備，然有時將亭林自注混入本注中，而待補者亦頗不鮮。

僧覺阿詩似秀才

吳僧覺阿俗張姓，嘗與馮桂芬同學，為邑附生。絕意婚娶，為僧於蘇州之通濟菴。博雅工詩，遺詩有《通隱》、《梵隱》兩刻。咸豐庚申劫後，其徒悅巖與馮芳緝復合刻兩集。覺阿詩友朱伯韓觀察琦，謂覺阿出家前作，似和尚詩；出家後作，似秀才詩。馮以覺阿為秀才時，視人世功名富貴，於其胸中，曾不芥蒂，寄之吟詠，固宜似和尚也。洎為僧，袖手局外，蒿目時艱，一腔抑塞幽憤之氣，無所發舒，不覺見之於詩，又宜似秀才矣。

容閔有園居詩

香山容閔，自美游學回，適洪秀全據桂林，因進謁，獻外交、購船二策，不能用。容退隱，有《園居》首云：「巷僻園居樂，蕭疏城市中。砌添新蘚綠，檻拂落花紅。筍好剛經雨，蘭幽恰引風。老親歡菽水，笑語課兒童。」「山好層城隔，登樓望翠微。衙蜂銜蕊入，巢燕得泥歸。水閣嫌蛙鼓，晴窗愛蝶衣。落英堆滿徑，不解傍人飛。」「親舊憐荒僻，誰知與性宜。看花移榻近，愛月下簾遲。稚子貪摹字，山妻喜聽詩。養閒吟最好，眠懶病能醫。」「攜枕尋雲臥，披衣對石言。疊山高過屋，引水曲當軒。階犬迎人吠，鄰雞傍客喧。飛花禽亂起，撲朔誤開門。」「殘書愁檢束，引睡亂堆床。題竹衣黏粉，鋤梅屐惹香。買山尋路僻，移石得煙涼。且喜新菑熟，詩懷入酒狂。」「閉門山雨夜，落葉思難禁。病久能知藥，吟多喜對燈。拂枰過棋客，尋碣得詩僧。好是盈尊酒，毋云醉未能。」「客至書隨讀，攜壺共引綸。樹邊行數息，潭影伴常親。句好題難得，香焚澤正新。春衣猶可典，不算是長貧。」「芍闌春婉婉，皎月映重簾。試墨繙眉譜，研朱洩指尖。品茶湯細瀹，鬪草韻頻拈。瑣事能銷晝，閨房笑語添。」「出門還不惡，隨分得逍遙。晴路花黏屐，春波柳拂橋。梅丁青換軟，菜甲綠輕挑。恐謂風光損，聊憑濁酒澆。」「習靜門常掩，山窗拓曉晴。嚼花林下飲，愛草澗邊行。悟筆觀雲勢，調琴學雨聲。何曾拋好夜，吟坐到天明。」讀其詩，不似其為人也。

苗沛霖能詩

苗沛霖，鳳臺武家集人，年三，補博士弟子員。有《登峽石山》七律詩云：「長淮鼓浪壯千秋，峽石雙峰聳上游。江左元凶仍負固，中原偉績賴誰收？迴瞻故里熱腸斷，遙憶先皇血淚流。稚子不知情與勢，啞啞向我笑無休。」蓋投誠時所撰者。又《書懷》一首云：「故園東望草離離，戰壘連珠電畫旂。乘勢漫吞狼虎肉，借刀爭割馬牛皮。知兵亂世原非福，餓死寒窗不算奇。為繫為魚渾不解，終歸大海作蛟螭。」此則復叛時之作也。

葛道人偶得句

錢塘有葛道人者，以業屨為生，得金，即沽酒自飲，往來湖山間，人無知之者。一日，為寺僧修屨，口中微有聲，狀若哦詩者。僧怪問之，笑曰：「今日偶得句耳。」扣之，乃云：「百轉已休鶯哺子，三眠初罷柳飛花。」

朱暝庵榜詩於門

同治時，朱暝庵僑居長沙，歲暮，貧甚，榜詩於門曰：「申椒零落菊英殘，從古瀟湘作客難。連日市門三尺雪，更無人記問袁安。」時曾忠襄方家居，聞之歎曰：「文人至此，我輩之責也。」急造訪，贈錢□萬。至除夕，復榜門曰：「羔酒笙歌餞歲時，蓬門苔瘦得春遲。蒼生莫問安危局，我且無聊爾可知？」有告巡撫者，巡撫怒，將迫逐之。或解之曰：「名士狂態固爾，不足責。」巡撫笑曰：「名士能辟穀乎？」暝庵聞之，又為詩曰：「名士原無辟穀方，貴人休替達人忙。冰山我有天公在，勝似人家沈部堂。」

蕭中素善詩

蕭詩，字中素，上海人，隱於木工，博學善詩。其警句云：「遼海吞邊月，長城鎖亂山。」「山寺落梅傷別易，天涯芳草寄愁難。」其後從之學詩者甚眾，而蕭執藝事如故。

林細細吟詩自遣

福州黃巷林細細，業裁衣，暇輒以吟詩自遣。《詠史》云：「燭影斧聲千載案，珍珠薏苡一時冤。」《白桃花》云：「不爭柳絮風前韻，祇欠梅花雪裏神。」